

素俊  
戲劇  
集二

# 邊城故事

文化生活出版社  
出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四元一角

袁俊戲劇集  
邊城故事  
第二種

發行所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  
四十二號

袁

一、小城故事

俊

四、萬世師表

戲

二、邊城故事

劇

五、美國總統號

集

三、山城故事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初版

三十五年十月再版

本劇排演須得作者（通訊處由文化生活出版社轉）同意

獻給我的母親

邊城故事

——一個五幕的 *Melodrama*——



第一幕





中國西南某省邊界，重山疊嶂中，一個偏僻的縣分，這就是那些以產金砂著名的幾個縣分中之一，或者說：縣城是由於周圍那些盛含金砂的山嶺而存在。許多年來，這一方人全以牧羊與淘金砂爲生計，生活習俗，一切依照若干年稱他們的自中原遷移來的祖先的方式。他們淘的雖是金子，生活却並不優裕。因爲河流過於湍急，他們在比較溫暖的夏季下水掘泥沙，把水引入支流，於是終年到頭一筐一筐從山中掘出砂質的土走到河邊慢慢地耐心地淘。每天所得十分細微，有時竟至毫無所得，又加日子久了，靠河邊的地方礦苗已竭，只有向更深的山裏走，路途遙遠，更加重了他們謀生的艱難。然而老天終是公平的，從不會短少他們的陽光與空氣。這兒到處是草寮與高山，到處是森林與曠野，天氣雖冷，卻更鍛鍊出一副強健的體格。吃的是牛羊肉和酥油，飲的是奶酪和用青稞與土法製成的酒，營養反到比庖廚中出產的珍饈爲豐。生活又多少帶點拓荒者的風味，時時還得像老祖先一樣，與夷人競爭，以此體格皆極雄壯，不像大城市裏漢人退化之那麼快得可驚。

幕開時，正是這樣一羣人，分散盤踞在一個小山頂上。這山扼守住一條交通要道的大路，從省城來到縣城裏去總得翻過這個山頭，山上有無數大青石頭，夾雜在直上參天的楠木楊樹，栗樹中間，從蔭翳中可以窺見白雪皚皚的遠山。幾個人或坐或臥，已經等待什麼好久了的樣子。樹後面時常看見有同樣的人出沒。一個年青小夥子站在臺左方一大青石上向左方瞭望，一個半老的人不安地來回踱。一會兒，半老的停住向那個小夥子：

半老的 二牛娃，有消息沒有？

二牛娃 （懶洋洋地）沒有，巴老爹，沒有。

巴爹 唉！（稍息，又問）連個過路的也沒有？

牛 半個人影也不見。彎彎曲曲一條路，躺在大草地上，光淨淨上面什麼也沒有。

巴 太陽都快到頭頂上了，怕的已經有晌午。（略頓）萬老大呢？怎麼這半天不見他個影子？

一個解事的 萬老大領着其餘的弟兄們上別條路上去埋伏了。

巴 別條路幹嗎上別條路埋伏，這不是通省城的大路嗎？

解事的 這些做官的心眼兒多得很，萬一那個姓楊的小子，打別條路偷偷進了縣呢？

巴 哼，什麼專員啦，兵啦，哪有這麼一回事？萬老大也不知哪兒得的夢？

解事的 我說，巴爹——

一個不耐煩的 李麻子，你跟他嚙嚙嘛，講個什麼勁兒？巴老爹，你坐下歇息，別那麼心急喉燥的瞧，這麼會兒工夫你倒問了八回。

巴 （咕噥着坐下了）我問我的，又不干你事。

牛 （突如其來）侯德立，你跟巴老爹說話客氣點兒。

侯德立 （不痛快）呦，我勸他息息，這又怎麼了？要你這個寶貝女婿出來說話。

牛 我叫你跟歲數大的人說話客氣點兒。

侯 你們大夥兒聽聽，二牛娃這不是誠心找岔兒？我說了什麼錯話來着？

李麻子 算了算了，侯德立，別跟孩子一般見識。都是在這山頂上等了一早等煩了，動了肝火。一個滑稽人物 （他始終躺在樹底下睡覺，一頂破帽子蓋着臉，這時推推帽子擡起身子說

話）不對，二牛娃是肚皮等空了餓出來的肝火。你別急，二牛娃，一會兒你那個花不溜的小

媳婦兒，就給你送來一盤子又嫩又肥的醃羊肉，一大壘子香噴噴的酥油餅，還有還有她自  
己身上那一對——（用手在胸前一比）這，這個——

李 積點德吧，糟鼻子。

糟鼻子 真個的，說得我自己肚子也有點餓起來了。二牛娃，等會飯來了你分我兩口喫。你放  
心，我不喫你媳婦兒身上那個——

〔衆人哄笑，牛娃也忍不住笑。〕

牛 放你狗屁！（向大家）糟鼻子昨天晚上又不知喝了多少，這一早晨儘挺在樹底下睡覺，專  
員的隊伍就是來了，他也不會知道，就是把他擡到縣衙門關下死囚牢，他也不會知道。

〔衆人哄笑。〕

鼻 二牛娃，哥兒們有交情，我不生你的氣，換個人我不答應他。你說的話可全是胡扯。專員算  
老幾？隊伍吓！你們瞧着，這姓楊的小子來了，我要是比別人少砍他一斧子，我從今以後不在  
這條河上淘金子。

牛 嚳，你們聽聽！

鼻 話雖這麼說，這小子真要來了，你們可千萬叫我一聲。（蓋上帽子又睡。）

〔衆人又哄笑了一陣，慢慢靜了下來，待了一會，二牛娃唱了起來。先是低低地哼着，等衆人一和他就漸漸提高聲音唱起來。〕

牛 （唱）送郎送到大路上

手拉手兒哭一場

郎呀你要多保重

一人挨凍二人涼

衆 （和）妹說郎呀多保重

一人挨凍二人涼

牛 送郎送到大河旁

手拉手兒淚汪汪

河水繞遍十三洲

不及妹子情意長

衆（和） 妹說郎呀多保重

莫忘妹子情意長

牛 送郎送到十里亭

手拉手兒淚零零

千言萬語無從說

世間最苦別離情

衆（和） 妹說郎呀多保重

難捨難分別離情

牛（突然） 媽的，不知道這狗專員究竟今天到不到！

李 我聽萬老大說，電報上寫的專員十天前打省城動身，他帶隊伍該是騎馬，這陣子又沒下

雨，算着該是今天到了。

巴（唸叨）我真不懂，他跑來這兒幹什麼？（一字一字地）中央特派員——這個官兒怕就不算小，他不在省城享福，跑到這個荒天僻地的邊城來幹什麼？

鼻（又插一句）昨天他有信給我，說他在省城裏享福享膩了，要來跟我學學下河淘金砂。

〔只有幾個人略笑，鼻子頗爲失望，又蓋上帽子睡覺。〕

巴（還是唸叨他的）我真不懂。這個地方，要喫沒得喫，要玩沒得玩，荒山裏除了砂就是草，他這麼辛辛苦苦跑來幹什麼？我就不懂。

侯（不耐煩）坐下歇息吧，巴爹，你不懂的事多着呢！

巴 我不懂？我八歲就到過省城！什麼事情我沒有見過？（沒人理他，他又搖頭晃腦數說）省城裏喫的是金子，穿的是銀子，我不懂他要來這兒幹什麼？

侯 幹什麼？來要我們的腦袋！你懂了吧？要我們的腦袋！省城裏喫金子穿銀子，不錯，可你知道是哪兒來的？是我們這兒挖出去的，是我們上山流汗下河挨凍，一筐一筐一粒一粒淘出來

的。可是他們還嫌不夠，派這個姓楊的來逼我們來要我們的腦袋！可是，你猜怎麼着？我們不給他。萬老大說啦：我們不給他，我們倒先要他的腦袋。這就是今兒咱們爲什麼在這兒等着。你，你懂了吧？

巴（被侯德立唬呆了）我——我——

牛 姓侯的，我再告訴你一句：不許你跟巴爹這麼蠻喊亂叫！

侯 噢，二牛娃，究竟你是有一半苗子血，這麼蠻橫！我又沒得罪你。

牛 得罪了就晚了！我叫你小心點兒！

侯 呦，你是誰，你來管我？

牛 我就不許你喊。

侯 我偏要喊。

牛 你敢！

侯（向巴喊）你懂了吧！你懂了吧！



牛（跳下石頭）侯德立，我知道你跟老子有別拗，這賬早算晚算總有一算，好吧，老子現在就教訓教訓你。

侯 媽的，怕你的不是吃肉長大的！

〔兩人揪了起來。衆人並不勸架，且圍上來，看熱鬧，喊着助興，只有巴爹急得直搓手。

巴 哎，啲！怎麼好？怎麼好？

衆 好，牛娃伸腿好，好好腿子……侯德立……媽的，你倒是踢呀！

〔正打得熱鬧的時候，由右方上來一人，衆人都沒有看見。

來人（大喝一聲）住手！

〔這個聲音像有一股奇異的力量，兩人陡然停住，衆人也馬上靜了下來，同時回頭一看，乃是一個彪形大漢，紫銅色面龐，滿胸黑毛，圓睜着兩眼，看着他們。衆人低着頭，慢慢散開，只剩下二牛娃和侯德立站在當場。

巴（如見救星）好了，好了，萬老大來了。

萬老大（略停，聲色俱厲地）你們這是等着劫人的？你們這是上陣打仗的？人家帶着隊伍

跨着槍來宰我們，你們倒先自個兒揪上了？二牛娃，我吩咐你幹什麼的？

牛（喉嚨裏）你叫我守望——

萬 那你不在石頭上守着下來打架？

牛 我守了一早晨，也沒有望見半個抗槍的。（一面嘟囔着一面回到青石上）

萬 侯德立，我瞧你越長越回去了，不想想自己多大歲數，跟個娃兒揪起來！

侯 是他左一次右一次地跟我——跟我無理取鬧嗎。

牛 我無理！你——

萬（怒喝）你們再吵！（二牛娃低頭不響）你們誰再鬧我先揍他個稀爛，祭祭我這對拳頭。

鼻 萬老大，我不得罪你。你說什麼我聽着，我認識你那對毛拳頭。

萬（不屑地）你，你就知道喝酒，就知道睡覺。你這懶骨頭！起來，給我爬起來。

【萬踢鼻子，鼻子口裏嘟囔着爬了起來。萬老大嘆了一口氣坐在一塊石頭上。

萬 唉！你們真像一羣小娃兒，我離開你們不到一袋煙的工夫，你們就出亂子。

巴 萬老大，究竟這個專員今天到不到？你叫我們在這兒死等？

萬（和氣地） 巴爹，你先別性急，來是準會來。——縣裏的殷科長告訴我的。

巴 哦，他又可是他！

萬 省裏有電報給劉縣長，殷先生親自唸給我聽的，說是十天前動了身，派了一連人。

「本來樹後有好幾個來看打架的人，這時還未散，走上來一個。」

樹後人 什麼一連人！

鼻 一連是多少人？

萬 百十來個人。

樹後人 百十來個人！我的媽，百十來個抗槍的！萬老大，你爲什麼先不告訴我們有這麼多？

萬 告訴你又怎麼樣？告訴你難道你那個老鼠膽子就壯了些？還是老老實實回家蹲着，等着

他們拉囚犯似地拉去做工？

樹後人 可是我們這兒總共不到一百人，一支槍也沒有。老大，你這不是叫我們送命？

萬 放屁！一百人算什麼？還不是一羣鴉片鬼？

樹後人 可是他們有一百多桿槍。

萬 煙槍！咱們搶賊先擒王，我只要揪住了那個姓楊的。看他們哪個孫子敢開一槍。

牛 對，老大！是這麼着。瞧瞧誰厲害？瞧瞧槍桿兒服得了誰？

巴 二牛娃，別亂說！萬老大，我知道你力氣大，可是你這——這近乎頑命。

樹後人 敢情他就鳳娃那一個丫頭，他不在乎。我可是一大家子人靠我養活，我死不得。

萬 放你的屁！我的鳳娃比你那一大窠子豬放在一堆還值的多！

樹後人 得得，她好，她好，整天滿山亂跑，打扮的也不知是個漢人還是個苗子。

萬 媽的，你是找死！

【萬奔過去要打那人，被李麻子和巴爹拉住。那人早已跑得無影無蹤。

萬 媽的，我教他再敢罵我的鳳娃！

李 得了，得了。

「萬還不肯罷休。忽然二牛娃看見右方有人上山來。」

牛 瞧，殷科長來了。

「萬還繼續作罷，走到右方望下面望。」

萬 好，你們自己問問殷科長，可有一句話是我姓萬的造的謠。媽的氣死我了！這又不是我自己的事，這是大家夥兒的性命！

李 我們知道，老大，你的爲人我們知道，要是不信你我們提刀弄斧地跑來這山頭呆這一早晨？

萬 那個劉唯一狗縣長來了半年，天天想着法兒逼我們去給他安機器，要不是我領着頭兒跟他作對，人家這會兒金子早已採光了，咱們就只好跳金沙河尋死。

李 老大，你明白，誰也不是反對你，這裏頭誰沒簽過押？誰沒喫過官司？可是誰息過氣低過頭？誰也不是反對你，就是等煩了心說了兩句不中聽的。

萬 這個姓楊的帶了兵來，拿刀放在我們頸子根上叫我們幹。我們能息這口氣？我們祖先沒

丟過這個人，一連人，吓！一連人在老子眼裏算個屁！

巴 我就是不大信得及那個姓殷的，我一看他那付瘦嘴巴，那一對小眼睛，我就打心底裏發涼。

萬 要不是姓殷的給咱們幫忙呀，咱們這會兒早叫人家宰了。

巴 可是，他是縣裏的科長，是劉縣長的紅人，怎麼又鼓動着我們跟縣長跟衙門作對，這不是成了兩頭蛇嗎？這不——

侯 （始終在路旁望）咦，怎麼他一轉眼就不見了？

李 誰？

侯 殷科長。

萬 （走過路旁）咦，明明看見他打這條路上來！

牛 這纔怪啦！

〔衆人都走到右邊路上去望。〕

巴（自己唸叨）不是成了兩頭蛇？

「他纔說完，殷就從他身旁一棵樹後面出現。他先伸頭望了一望再走了出來，噠了巴爹一跳。殷是個小小夠子，瘦伶伶的，頭髮稀稀朗朗，兩個小眼睛灼灼有光，閉起嘴時，兩支門牙蓋在下唇外面。」

巴（喫驚）哦，殷——殷科長！您在這兒！

萬（同身見殷）您怎麼這邊來了——明明看見您從路上來？

殷哦哦，那條路曬的慌。你知道，我就怕太陽——夏天究竟是夏天，怎麼樣？老大，都齊了吧？

萬都齊了。

殷你每條路上都有了人？

萬五條路全埋伏上了，不論這小子打哪條路來，我有人報信，大家一起過去。

殷好的，老大，好的，我算沒白教你。你們聽着，我來報告你們個消息。

萬消息？

殷哦，沒有什麼要緊，別這麼大驚小怪的。

李 殷科長，您就快說吧。

殷 也不知道是誰走了風，劉縣長要出來各路巡查，大概第一就要查這條大路。我趕來給你們送個信兒，你們不妨散開點兒，他帶着八個跨盒子砲的。

鼻 八個帶槍的？

萬 怕什麼，八十個又怎麼樣？弄得不好咱們先幹了他。

殷 誰？

萬 劉唯一。

殷 不成不成。老大，動氣力是你的事，辦起事來你的計較就不如我。這個縣長不比專員，千萬幹不得。

牛 怎麼，八根槍全辦不了？專員帶着一連人啦。

殷 不是那麼說，二牛娃，專員來了，你們幹了他，人一散，死無對證，我給他報個半路遇匪，上頭也沒辦法。這個縣長跟護兵，你們個個人他們都認得，你們一動手成了暴動，事情就要鬧大。



萬 哼，這個派兵的主意還不是劉唯一想的？

般 萬老大，你不明白，這個劉縣長在這兒一天，你們一天失敗不了。

巴 這話我就不懂。

般 你瞧，他來了半年了，可能叫你們點了個頭？

萬 給他點頭？！

般 儘管他罵，儘管他打，儘管他發脾氣，他辦不了事。你們把他弄走了，換上一個就許不好對付，至少——沒有他這麼信任我。

〔衆人啞口無言。〕

般 （想了想）至少，今天還不是時候。我走了。縣長派我巡查西門外的路，我不要他在這兒碰見我。

萬 般科長，你跟他們說說，專員是不是有電報說今天到？

般 電報？嘔嘔，當然。怎麼？

萬 他們以爲我騙他們在這兒白等。

殷 笑話，白紙上落黑字，那還錯得了？還帶着一連人——不過大隊也許在後邊，他也許帶幾個隨身的先到。你們別遲疑，只要幹了姓楊的，蛇無頭而不行，他的人好辦。哎，好快呀！說着他，他就到了！

巴 (大驚) 誰？

殷 (指右方) 劉縣長。我可得走了。(走到樹後又探出頭來) 巴老爹，謝謝你送我的綽號。  
(他一掩就不見了。巴爹呆了，臉直發青)

巴 他，他這是什麼意思？

李 萬老大，縣長來了，殷科長叫我們散開點兒。

萬 走，走，都去藏起來，等我叫你們再回來。走遠點兒，免的惹事，就是巴爹，牛娃，侯德立跟你們這幾個在這兒吧。

【衆人陸續散開。

牛 快點，快點，他上來了。

〔鼻子倒在樹底下睡覺，二牛娃坐在大青石上哼山歌：「送郎送到大樹旁……」其餘的人分坐各處，萬老大拿了一把斧子輕輕地砍着樹根。劉唯一帶着幾個護兵自右方上。他是個中等身材，略見肥胖，四方臉，濃眉毛，着一身黃卡嘰布中山服，拿着一根馬鞭。他站在右方端詳這羣人，衆人擡頭看了他一眼，一聲不響若無其事的又低下頭去。劉仇視地從衆人中慢慢跨過，走到萬老大面前停住，萬不動聲色，他疾行兩步走到二牛娃面前。〕

劉 （聲色俱厲）二牛娃，你們在幹什麼？

牛 （緩緩地）歇晌午。

劉 （撞了個釘子，看看生起氣來，一下衝到萬老大面前）萬老大，放痛快些，你說你們是搗的什麼鬼？

萬 （慢慢擡起頭來）不是告訴你了嗎？歇晌午。

劉 （氣得半天想不出話說）哼，看你們有多大本領！我看你們有多大本領，敢不聽我的命令！告訴你們吧，專員今天就到。我讓他帶了隊伍來，我看你們有多大本領，我看你們讓不讓

我用機器開鑛。

萬 你有本領去開好了。

劉 我要你們來開，我用刀架在你們頸子上逼着你們，看你們來不來。

萬 （冷笑）哼！

劉 哼！有骨頭的不要半路息氣，有骨頭的抱住那座金山不叫開採。

萬 （忍無可忍，擲斧而起）媽的，老子要讓你採了一粒金子不是人養的。

巴 老大！老大！

【萬勉強忍住，盯了劉一眼，唾了一口，拾起斧子重復坐下。劉不解所以，呆了一會兒，忽大發雷霆。

劉 滾開，給我滾開，給我離開這條路上，滾全滾！

【劉用鞭子四處趕着，抽衆人。

劉 （向護兵）來，給我閃走！

【護兵也幫着把衆人閃散。

護兵甲（推萬）快走！

萬 不是在走嗎？急什麼？

〔護兵甲不敢惹萬老大，回頭打了二牛娃一巴掌，二牛娃回頭瞪着他好半天。〕

牛（逼出一句話）王大頭，老子記住你這一下。

劉（看看人已走光）這幫土匪！我得叫他們知道什麼叫法律走！

〔劉帶人復自右下。臺上空了一會，衆人又陸續回來，萬向劉去路憤憤搖拳示威。〕

萬 姓劉的，咱們瞧誰厲害吧。

巴 萬老大，你剛纔是怎麼了？一動就發肝火。

萬 這小子太欺人嗎。

巴 你跟他吵什麼？他要是又把你押起來，咱們今天事情就辦不起來了。

萬 早晚有一天他的命送在我這對拳頭上。（坐下）——你們這回聽他親口說的，姓楊的

帶着兵來。

牛（上場）媽的，打吧，殺吧！不殺盡他娘的不算，這個世界反了！媽的居然動手打起老子來了！好勢利的東西！我叫他記着——

李二牛娃，你竟顧發脾氣，忘了觀風。你看路上像是來了人。

衆來了人？

牛（跳到大青石上，望了一下）媽的，真有兩個人。

〔衆人圍到青石旁去看。〕

萬蹲下去！蹲下去！萬一是那個姓楊的，你們露了風他就上來了！都給我蹲下，就叫二牛娃望着。

巴兩，兩個人？

牛不錯，是兩個人。

萬只兩個？

牛就只兩個人，牽着兩匹馬，順大路來了。

鼻 是不是那個專員？

牛 媽的，我認得專員是什麼長像？

巴 不會的，不會的，專員不會只兩個人。連護兵也沒有，這是什麼官？我小時候在省裏見過，做官的出門照例是——

侯 巴爹，你少嚙噉點兒好不好？他們越走越近了。我已經聽見馬蹄子的聲音。

牛 （低聲）他們已經在上坡——他們就要上來了。

李 是個什麼樣兒？

牛 前頭這個是個大夠子，穿着大馬靴——

李 那準是他，準是這個姓楊的。

侯 好，可來了。

【大衆緊張起來。

巴 有，有沒有帶着兵？

牛 我不說了嗎就是兩個人。

巴 沒有兵？

李 沒有隊伍？可是——

鼻 他怎麼會沒有兵呢？

巴 老大，這怎麼辦？他沒有兵。

萬 （始終在樹縫中望着，突然下令）藏起來，不錯，是他，我們都藏起來。

巴 可是隊伍呢？那一連人呢？

萬 不要管，你不要管，都快藏起來。

李 可是咱們的人還沒回來，這兒就咱們這幾個——

萬 來不及叫他們了，反正他就只有兩個人。

〔衆人莫名其妙，但是終於服從萬老大分頭藏起。〕

萬 二牛娃，你的斧子！



〔二牛娃拾起斧子就跳在大青石後面。萬老大看人都藏好，也走到樹後面去。馬蹄聲漸近，有個人胡亂地呼着這一帶地方流行的山歌，另一個粗啞的喉嚨偶爾低低地和着。兩人就這麼不倫不類地越唱越近。〕

第一人（在左方）老苟，你把馬拴上，咱們坐會兒，這兒挺涼快。（走上來。是個高夠子青年，人紅面龐，闊肩膀，細腰幹，長腿子，穿着馬褲馬靴，上身着件短袖汗衫，中山服一個指頭勾着背在背上）嚶，這個小小山頭，爬得我一身汗。

〔他坐在大石上，那個叫老苟的在左方吹喝着馬，一會兒他也上來了。是個五十多歲的老勤務，臉上不知哪兒弄來那麼些綉紋。背略有點駝，很露些愁相。〕

苟 我說，楊先生，咱們還是走吧，快點兒到了縣城就算了。

楊 這麼好地方不休息休息？今天從天一亮趕到現在，又是四五十里地，人不嫌累，馬也得休息呀。

苟 我，我瞧這個地方陰森森的，打心底裏就別扭，我老瞧着這兒不定什麼時候樹裏就會飛出一把斧子要了我的命。

楊 瞧你那老鼠膽子，又在作怪了。

苟 你瞧吧，那大石頭後面，就許藏得有人。

〔他向二牛娃藏處走去。〕

楊 別神經啦，這兒離縣城該還不到十里地，你瞧，老苟，你瞧，那山底下不就是縣城？

苟 （興奮地跑回來）哪兒？哪兒？

楊 喏，那不是，那一大溜房子？哈，這個地方真不錯！老苟，咱們走了好幾天，除了大草地什麼也沒有，今天看見了樹木，看到了縣城，看到了大河——喏，那長長的一條大概就是他們淘砂的河了。

苟 （頗爲掃興）哼，什麼好地方呀，左不過是那麼一堆——破磚爛瓦。

楊 我知道，我知道，比不上省城，又沒有戲院子，又沒有飯館子。對不對，老苟？

苟 楊先生，不是那麼說，我是說——喏，說牠幹嗎，左一遍右一遍我都說膩了。

楊 我替你說吧，我全背下來了：當聽差的跟着先生是盼着先生有好差使，好跟着享點兒福

積點兒錢，偏偏我老苟碰上了您——

苟（接下去）多好的差使官兒不幹，盡跑這種犄裏角落的地方，一會兒上蒙古，一會兒出南洋，這回好，跑到這麼個倒霉地方連說話都跟鳥兒叫似的，我老苟一個字都聽不懂。

楊得了，老苟，咱們這算末一回，成了吧？

苟算了，算了吧，這話也不知說過多少遍了，還想騙我呢——

楊不，咱們這回呀——老苟，你看過美國電影沒有？你沒有——咱們這回呀，就跟小說書上似的，來的這是番邦。薛平貴征番，你記不記得？瞧着，等我娶了番邦公主，我把她宮女裏頭頂美的那個——不，第二美的那個給你老苟做老婆。

苟得了，得了，我老苟有過老婆，叫我受了整整十年的洋罪，好容易她跑了，我還再找這個事？

楊要不我大方點兒，把第一美的那個也給你。

苟我謝謝您，我的征番討蠻大元帥，可是現在請您快快上馬吧。

楊（拗他不過）得，算你又贏了一回，咱們走。

萬 站住！  
〔他們剛要走，忽然背後一聲大喝「站住！」他們回頭一看，乃是一個彪形大漢，手執板斧，瞪住他們。〕

苟 （嚇得直往楊背後躲）來了，來了，我說嗎，來了。

楊 老苟，瞧這大小子挺結實，八成是番邦的先鋒。

萬 說你是不是姓楊？是不是省裏來的？

楊 瞧，老苟，有人走出這麼遠來歡迎我們。

萬 少廢話，你那一連人在什麼地方？

楊 一連人？

萬 快說，你究竟帶了多少兵來？

楊 我說，楞小子，我帶兵不帶兵你管不着。

〔這時巴爹李麻子等人都漸漸走了出來，老苟嚇得直抖。〕

楊 呦，老苟，我瞧我們是中了埋伏。

萬 你不說是不是？

楊 你真要知道我有多少兵？喏，（指老苟）就這一個。

苟 不，不，我不是兵，我是聽差。

萬 你別想抵賴。劉唯一早已替你招出來，你帶了一連人！

楊 （恍然）哦——那你問劉唯一去，我可是一個人沒帶來。

萬 你真沒帶兵來？

楊 （把衣服裏外翻給他看）喏，不信你自己看。

〔萬遲疑了一下，又挺着胸脯說。

萬 好吧，那饒了你小子一命。可是你趁早滾蛋，給我夾起尾巴向後轉！

楊 就憑你？

萬 就是我。

楊 你貴姓？

萬 我姓萬，我叫萬老大。

楊 不認識。

萬 你走是不走？

楊 （且退且說）老苟，看情形咱們得教訓教訓這大小子。（萬要動手）慢着，咱們先講清楚，是你小子跟我單打單個，還是你們這一大夥兒打我——跟我這個兵？

苟 沒我的事！

〔老苟嚇得跑到大石後預備躲起，偏偏撞在藏在那兒的二牛娃身上。他大叫一聲，正想逃跑，被二牛娃一把揪住，正揮拳要打。

苟 救命呵！

巴 不許動手，二牛娃。

萬 二牛娃，你別打。（向衆人）這小子不服氣老子，老子今兒自個兒教訓教訓他。（對楊）

咱們單打單個。

楊——聽見沒有，老苟？你可不許幫我。

萬——你們誰也不許動一動。（萬脫下襖子，穿出光脊梁）你們記着，誰敢伸一個指頭，我姓萬的跟他拚命。

巴——萬老大，這是何苦呢？人家既然沒帶兵來打我們——

萬——巴爹，這是我自個兒的事。

〔兩人搭了個架勢，萬一頭向楊奔去。楊拿衣服在他頭上一罩，一閃身，萬撲了一個空。楊趁勢在他腿灣上一腳，萬跌了個狗喫屎。衆大嘩。萬暴躁如雷，爬起來一吼一聲，又一拳打了過去。楊左手帶住拳頭，右手在萬肘彎一捶，萬啊哨一聲。楊趁勢一翻，萬不由得背過身來，楊在他屁股上一脚底，又是送出好遠。萬躺在地上直喘氣，爬不起來。〕

楊——土是什麼滋味兒，萬老大？

〔衆人鬨笑，萬破口大罵。〕

萬——好，好小子，你打我，你……

楊——還有要打架的沒有？（走到鼻子面前）你？

【鼻子急忙逃到樹後，衆人也遠遠讓開。

楊好，那麼這條路許我走了起來吧，萬老大，（向衆人）扶他起來。（李麻子和二牛娃去扶

萬老大，萬還在不停地罵。）

萬你，你打老子！你個……

【忽然有人大喊。

有人縣長來了！劉唯一來了！

鼻他怎麼又來了？

巴糟糟。這可怎麼好。我們全要下牢了！

李快走，快走吧，他帶着衛隊。

【衆人一閃而散。二牛娃和李麻子把萬老大扶了起來，萬邊走邊罵。

萬姓楊的，你記着你打得我好，我叫你記着。

牛快着快着，劉唯一又來了。



〔一轉眼衆人都不見了，楊慢慢拾起衣服，擲了一擲土，四處找老苟不見。〕

楊 老苟老苟。

〔老苟從大石後面慢慢探出頭來。〕

苟 呦！你還活着！

楊 什麼，你沒瞧見我治那大小子？

苟 沒有，我在石頭後頭一蹲，閉上眼睛，死活我都不管了。

楊 （大爲失望）你好沒出息，我把那兩個宮女一起收回。

〔劉和殷自右，上，劉不見衆人，大爲驚訝。〕

劉 奇怪，明明看見一幫人在山頭打架，這麼會兒一個也不見了！

〔殷望着楊，看他身上連個斧子印兒都不見，也是喫驚不語。〕

劉 殷科長，我在跟你說話。

殷 哦，是的，是的，這些人真沒出息。

劉 沒有出息？

殷 我是說他們跟鬼一樣，一溜煙影子都不留半個，您瞧，這位怕的就是專員。（向楊）您貴姓？

楊 敝姓楊。

殷 您是省城來的楊專員？

楊 我就是楊誠。

殷 您瞧，果然是楊專員，敝人殷小山，縣署第一科科长，這位就是劉唯一劉縣長。

楊 （看了劉一眼，一肚皮不痛快）久仰！

【劉看專員是這麼個青年小伙子，大為失望，也是一肚皮不痛快。這半天都在瞪着楊，好半天覓出個字來。

劉 你——

楊 我叫楊誠。

劉 （突然地）隊伍呢？

楊 （不言語）……

殷 縣長的意思是問您帶了多少弟兄？

楊 我帶了四個護送，他們有行李累着，落在後頭了。

劉 什麼！你是說你沒有帶兵來？

楊 沒有。

劉 沒有兵？我發了多少電報要省裏派兵跟你下來。

楊 叫我攔住了。

劉 叫你——

楊 對了。

劉 （無可奈何，半晌）你難道不怕土匪？

楊 怎麼，劉縣長，您治下還有土匪？

劉 （真急壞了）我不同你說。我不知道上頭怎麼會派下這麼個青年人來！  
殷 專員，您，您不明白其中的情形。這個地方同大城市多少不大一樣。

楊 我知道，完全不一樣。

殷 可，可您總不會沒聽說，這兒這些工人是非常之麻煩。劉縣長奉命執行新法採金，幹了半年，也沒有法子叫他們動手。工程師來了，機器也來了，就是沒法子開工。

劉 你不知道這些人有多混蛋！混帳！不通人性，簡直是一羣畜生！

殷 實在沒有法子辦他們。

劉 你跟他說好的沒有用，說壞的也沒有用，打他也沒有用，押他也沒有用，給錢也沒有用，就是不通人性！

楊 那麼你準知道調了兵來就有用？

劉 我有了軍隊，拿刀放在他頸子上逼着他做。

楊 萬一再沒有用呢？

劉 （暴躁如雷）我不管有用沒有用，我先懲辦懲辦這些混帳東西！我告訴你裏面準有人

在挑撥！

楊（笑）我以為政府派我下來辦探金的工作，敢情您要我來辦案了。

劉 哼，探金工作！你我幹了半年一絲兒推不動，你一來他們就乖乖兒地聽你的話，你以為你比別人多兩支胳膊？

楊（笑）也許他們看我年青，將就點兒肯聽我的話。

劉（大怒）豈有此理！

殷（忙插入轉圈）此刻不談吧，我看此刻不談吧。好在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有的是工夫。你看，我算是曬胡塗了，專員纔到挺累的，我不先請進城息息，在這兒說這些閒話。

劉（也不為已甚）房子已經給你找好了，就在南門。

楊 謝謝劉縣長。

殷 是本縣頂好的，第一的房子，是鄙人奉了縣長的命令親自去找的。

楊 您二位先請一步，我把馬解下就跟上來。

〔劉自右下，殷走了一半又站住。〕

殷 剛纔這山頭上彷彿有人打架，專員，您沒有看見？

楊 哦，打架的就是我。

殷 就是——你？

楊 有個萬老大，他也問我要隊伍，我實在拿不出來，只好打了他一頓。

殷 你？你打萬老大？

〔殷目瞪口呆，看了楊一會，慌慌張張追劉下，老苟走向左方去解馬。

楊 （望着他們的去路）老苟，我瞧我們這次有點兒麻煩。

苟 敢情是，萬老大是個頑命的傢伙。（自左下）

楊 不萬老大好辦，麻煩的是這個劉唯一——他是條牛。

〔幕落。

第二幕





當日傍晚，楊的住處，壁上懸了一盞油燈，照着這一間很簡單的石頭和泥巴築成的屋子，牆上新刷過一層粉。右方有門，通外面大院子。與牆口平行有一堵矮矮的紙壁把屋子隔成兩間，壁上略偏右有門供內外間的交通。開幕時楊誠已經洗完澡，鬍子刮得乾乾淨淨，他打開一隻箱子在一樣一樣往外清東西，一面口裏亂七八糟哼着歌。

楊 郎里格郎里格郎……郎里格郎……沒有錢也得喫晚飯，沒有錢也得喫晚飯，沒有錢也得喫晚飯，沒有錢也得喫晚飯，沒有錢也得當衣裳……黃鼠狼……老板娘……郎里格郎里格郎……

〔他拿出好些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像框，笑嘻嘻一個一個捧出放在桌子上。後來忽然發現一盒靴油，馬上改變主意，拿起馬靴坐在牀邊上，正正經經地擦靴了。老荷提了水桶自右門上，直向內門走去。〕

楊 喂，老苟，你洗個澡要多少水？一桶一桶瞧你進出七八遍。

苟 「我」要多少水？你先生洗了一大盆子黑泥漿，我整整倒了五回才倒完。我這剛給自己提了兩桶水，你就——

楊 得了得了，快洗去吧。（老苟欲下）老苟，（老苟又站住）你今天夜裏得好好地睡一覺——明天咱們得辦事——別盡像在路上似地整夜豎着兩個耳朵，聽什麼全像鬼叫。

苟 你不知道那有多可怕，敢情你是一倒上牀就呼呼哈哈一覺睡到天亮，你不知道睡不着覺人的苦處：聽着這兒格巴一下，那兒不登一聲——

楊 你就斷定都是鬼。

苟 聽着店外頭野地裏鳴瓦鳴瓦的，也不知是獸是鳥，叫得你背上又發涼可又出汗。今天晚上，嘿，今兒晚上我可得睡個痛快覺，咱睡上他十個鐘頭。

楊 十個鐘頭？那不行，頂多八個。要照拿破崙說，睡八個鐘頭都算馱子。

苟 不管他拿破輪子拿整輪子吧，誰要不叫老苟睡十個鐘頭，咱跟他玩命。

楊 嘿！好吧，我給你跟拿破輪商量商量，也許怕鬼的人可以睡十個。

〔老苟欲下〕

楊 喂，老苟，有釘子沒有？我要掛照片。

苟 在裏屋那隻箱子裏有，我這就拿給你。

〔老苟下〕

楊 不用，我自己來吧，你洗你的澡。

〔楊站起欲入內室，忽然右門輕輕推開，一個人伸進頭來望了一下，走了進來。是殷小山。〕

楊 哦，殷先生！您嚇了我一跳。

殷 怎麼？

楊 您往後別這麼着，我膽子小。

殷 對不住，對不住。您沒出門？

楊 沒有，您瞧，我剛到三個鐘頭，還沒交幾個朋友。

般 是，是。我是說，您洗過澡了？

楊 剛洗過，嘿，像脫去一層皮。請坐，殷先生。

般 不客氣，不客氣。（就坐）楊專員，您瞧這房子還好吧？

楊 簡直是天堂。

般 是我給您找的，這是全縣最好的房子。第一！您不信您息下來瞧瞧吧，再沒比這好的。還有這些傢俱，也是小山給您找來的。

楊 太費心了。

般 我把全城都跑遍了，好不容易跟人家勻出這點兒來。當然啦，這您是看不上眼，可是專員您知道，這兒比不得省城裏頭，這兒是要什麼沒什麼，有錢也買不到東西的。

楊 我知道。

般 不過，您要是短什麼缺什麼，您只顧跟小山說好了，小山總歸想法子給您辦來。

楊 你不說買什麼全買不到嗎？

殷 買是買不到，不過——總有法子想。衙門裏的事，您知道，小山總有法子想。您瞧，小山在衙門裏正管這個事。

楊 哦。原來你正管這個事——那好極了。

殷 是，是。

〔主客無話可說，略有點僵。〕

殷 專員的太太還在省裏呀？

楊 我沒有結婚。

殷 哦，專員還沒有太太。

楊 哎，老沒有得工夫辦這件事。

殷 能者多勞，能者多勞。那麼，（指照片）這，這位是——

楊 朋友。

殷 哦。（指另一張）這，這位呢？

楊 也是朋友。

殷 這，這些都是——

楊 好朋友。

殷 (糊塗了一陣子) 哦——(彷彿明白了) 哦，楊專員，您，哈哈，您是浪漫派？

楊 (綑着臉) 我已經告訴你，這都是我的朋友，只是朋友。

殷 (無趣) 哦，是，是朋友，是。

〔老苟已經脫了衣服預備洗澡，忽然光着上身跛着鞋拿了水桶走出來。〕

楊 老苟，你這是幹什麼？

苟 我打了兩桶水，下了澡盆，覺着不夠舒服，還是像你來那麼滿滿一盆的好。我再去打一桶

熱水。

楊 你就這麼光着上身出去？這兒不比省裏，雖然是夏天，這傍晚風吹着比秋天還涼。  
殷 對了，對了，可是保重點兒好。

苟 也好，我去披件衣服。（自內門下）

殷 這位是誰？

楊 他呀？（老苟披上了衣服上）老苟，你自己跟殷先生介紹介紹。

苟 我嗎？我姓苟，行大。我去過蒙古，我到過暹羅國。在北方他們叫我馬弁，在南方他們叫我勤

務，楊先生平時叫我老苟，高起興來叫我一聲老兄弟。（自右門下）

楊 （滿意地笑）這傢伙你瞧吧，再住上三天他就會愛上這個地方了。

殷 （乾笑）哈哈，是的，有趣的很。

楊 人略微有點憨氣，可是個道地的好人，他跟了我六年了，東奔西跑的，一點兒好處也沒得着，除了抱怨幾句他從來沒想到過撈下我。

殷 專員，您這些年幹了不少事業？

楊 還不是東奔西跑，幹人家不願意幹的事？

殷 您今年貴庚？

楊 三十二歲

殷 哎喲！真是青年有爲，佩服佩服！

楊 我怕我的年紀很叫你們劉縣長失望。

殷 （彷彿提起一件極不快意的事）哦他……

楊 怎麼？

殷 沒什麼，沒什麼。

楊 殷先生，今天早晨我說話太不客氣，怕很得罪了貴縣長。

殷 哪裏話？哪裏話？

楊 他很生我的氣。

殷 （故作敷衍的樣子）不會的，不會的。

楊 真的？

殷 我想——不會的。



楊 那就好。殷先生，我有件事託你。

殷 該辦的，該辦的。

楊 我想託你打個電報到省裏，說我到了。

殷 我已經打過了。

楊 打過了？

殷 嗯，您瞧，我在衙門裏正管這個事。

楊 哦，你又正管這個？

殷 對了，您以後有信件等等，就請交給我，我給您隨到隨發。

楊 哦，您還又管收發，殷先生，您在——在「衙門」裏是哪一科。

殷 稟專員，小山是第一科。

楊 縣裏一共有幾科？

殷 有——有——您瞧，這個偏僻地方簡單得很，也沒有三科四科的分得那麼清楚。

楊 到底有幾科？

殷 就，就是一科。

楊 就是殷先生一科？

殷 是的，您瞧，地方小，人口少，根本沒有什麼事辦。

楊 沒事辦：

殷 可不嗎，整年到頭就是點例行公事。

楊 可是政府機器採金的命令，攔了半年沒有執行。

殷 那，那……

楊 那不歸第一科管吧，殷先生？

殷 不歸不歸，那是劉縣長自己辦的。

楊 哦，所以他就沒辦。

殷 （半天不言語，接着嘆了一口氣）唉——

楊 怎麼，殷先生？

殷 我還是不說好，楊專員，小山不敢說自己上司的壞話。

楊 我想我有權力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殷 假如您一定要我說的話——

楊 我要你說。

殷 唉，我就不說您從旁處也會聽到，我們劉縣長是——

楊 是怎麼樣？

殷 我怎麼說好呢？總之，是過去的人了，應付不了現代的事。就拿這淘金子的事來說吧，他的手腕就不正當。

楊 什麼？不正當？

殷 總之，方法似乎不大對。他只知道打，只知道押，他只知道壓迫。

楊 殷先生，你是他唯一的助手，你沒有法子可以給他一些建議？

般 不成不成，那是絕辦不到的事。劉縣長的脾氣——您大概也猜到一點——在這個地方是他說什麼算什麼的。

楊 你是說他——獨裁？

般 我沒說我沒有說。不過，我們全衙門的人都希望專員來了可以澈底整頓一番，會領導着我們做點事情。

楊 中央派我來處理淘金的事，不是叫我來干涉政治，對不起，殷先生，這得有個界限。

般 啊，不過——我怕您不干涉別人的政治，別人可要干涉您的淘金。

楊 誰？你是說劉唯一會阻撓我的計劃？

般 我不過是這麼猜想。

「楊極不快地在屋內來回踱。」殷看到了他自己的勝利。

般 他來了半年多一點成績沒有，我怕他不願意看着您走來就把事辦成功。

楊 (繼續在踱) 哼。

殷 您又是這麼年青

楊 (立定) 殷先生，我到此地來只有一個目的：把機器採金辦到。我不要干涉別人的事，但是我  
是我可以告訴你，誰要站到我的路上來阻撓我，我絕不遲疑要他走開。

殷 (十分興奮的樣子) 楊專員，只要您有用得着的地方，我殷小山隨時聽候吩咐。

〔這時忽然門外老苟大叫大鬧，鬼哭神號，楊急步跑到門邊。〕

楊 什麼事？老苟什麼事？

〔老苟提了水桶上，袴子上溼了幾大片，直往下滴水。〕

楊 老苟怎麼回事？纔來就跟人打架？

苟 我打架？你瞧瞧，這丫頭潑得我這一身水。

楊 丫頭哪來的丫頭？

苟 就說是啦，一個半大不小的女娃兒，張着兩個大黑眼珠子，坐在這門口臺階上，穿的衣服又不像苗子，又不像漢人。

般 哦，那是鳳娃，是我給您帶來的鳳娃。我聽您說話聽得出了神，就把她給忘了。（走到門前叫）鳳娃，鳳娃。

楊 鳳娃？你給我帶來的？

般 嗯，我們這兒找不到用人，要是用土人，又怕你們弄不慣。我說就叫鳳娃來幫幫您吧。鳳娃總是個漢人。

楊 哦，你是說又給我找來個服侍我的？

苟 可是楊先生有我老苟。

般 我怕你忙不過來，老苟。我叫鳳娃替你收拾屋子，鳳娃，你進來。

〔右門啓，鳳娃嘟着嘴怯生生地走進。裝束果然半漢半夷。她站在門邊，瞪着他們三個人。〕

般 鳳娃，這就是楊專員，就是我告訴你的楊專員。

楊 老苟，你就是跟這個孩子打架？

苟 我跟她打架？瞧這一身水！

楊 活該，誰叫你逗人家小姑娘的！

苟 （氣壞了）我逗他！老天爺有眼睛！我瞧她一個人坐在門口，走過去問問她是幹什麼的，問問她是不是找專員告狀。我這是好意。唔！她一句話也不說，騰地就是一腳把我的水踢翻了半桶！瞧灑我這一身！

殷 野孩子不懂事，老苟你原諒着點。

楊 （笑）老苟，這回你可知道番邦女將厲害了吧！

〔老苟一肚子冤屈，索性那半桶水也不要，嘟囔着進內室去了。〕

殷 鳳娃脾氣是野點，可是能做事，抵得上兩個漢子。鳳娃，你以後得放規矩點兒。我可得走了。  
再見，楊專員。

楊 再見。

殷 我殷小山隨時聽您吩咐。

〔殷欲下，楊送到門口。〕

殷（站住）哦，我倒忘了：縣長今天晚上給您洗塵，帖子大概馬上就會送過來。就在縣長府

上的花園裏——

楊 這個縣城裏還有花園？

殷 噢，劉縣長自己弄的，真是很費了點心思，可是精雅得很，精雅得很。再見再見，鳳娃，別忘了你答應我的話，有什麼「事」你就來找我。

〔殷小山自右門下，楊望着他的後影許久。他轉過身來，看見老苟扔下的水桶。〕

楊 老苟。

苟（在內）嗯。

楊 你怎麼把水扔在這兒了？

苟 水呢！全叫她踢翻了，我乾脆不要了！（跳下水盆的聲音）

〔楊走到鳳娃面前，打量了她一會。〕

楊 你叫鳳娃？



【鳳娃不言語，只是嘟着嘴瞪着他。

楊 你怎麼不說話？（鳳娃還是不開口）你懂不懂我的話呀？——不懂？——你不通漢話？——  
你，你幹嗎老瞪着我？

【鳳娃不說話也不動，楊無可奈何。

楊 老苟。

苟 （在內）唔。

楊 你出來，老苟。

苟 下了盆嘍。

楊 老苟，你聽這孩子說過話沒有？

苟 說話？我一句話沒完她就把我的水桶踢翻了。

楊 糟糕，他給我送來個啞叭。

（楊無可奈何，拿起照片端詳了一會，背轉身站上椅子，找個合適地方去掛。鳳娃慢慢走到內室門邊，站在那兒

看老苟洗澡。老苟突然發現了她，大聲怪叫。

苟 噢！噢！去去！噢！楊先生……

〔楊轉身看見，急忙跳下椅子過去把鳳娃拖了出來。〕

楊 喂！喂！出來！出來！你出來！

〔老苟在裏面嘟囔不休。〕

苟 一點兒規矩也不懂……跑來看男人洗澡……這還成什麼話。

楊 (大笑) 哈哈……老苟，我瞧你睡十個鐘頭還不夠，得睡十二個鐘頭。

苟 (有氣) 越多越好，我不反對。

楊 (擺起面孔) 鳳娃，這兒來，你聽我說：你懂什麼叫禮節不懂？——不，你不懂，(搔頭，想不出主意) 喏，你給我在這張椅子上坐着，不，這椅子我要用，你在這牀上坐着，不許動。記着我，不叫你動不許動。

〔楊又拿起鏡框子，搬好椅子預備去掛，忽然發現還沒拿釘子。〕

楊 喏，現在給我裏面去取釘子——不，不，慢着！我自己去。（自語）虧得她聽不懂。

〔楊入內室，鳳娃馬上精神抖擻，她四面看了一下，有了主意的樣子，咬着嘴唇，走去拿起水桶，把裏面剩下的水，統統倒在楊的馬靴裏面。她把水桶輕輕放回原處，又四面張望，看看還有什麼可以惡作劇的。沒有。楊已經拿好釘子，哼着耶里格，要出來了。鳳娃只好用她的老法子，掏出一根繩子，在內室門口下了個埋伏。楊誠耶里格，耶里格，地向外走出，腳底下一絆，來了個狗喫屎，釘子灑得滿地。等他爬起來時，鳳娃早已收好繩子，嘟着嘴站在牆邊上了。

楊 倒霉！這個油燈真是害人。（看自己的拖鞋，低頭拾起釘子，又站上椅子去掛照片，鳳娃看他

他不穿靴子，很是失望，趁楊背着臉把靴子輕輕踢到他的椅子旁邊。楊回頭正看見他滿腹狐疑，跳下來，拿起靴子，看了一看，看不出什麼，又放下了。他又看看鳳娃，又起了懷疑，覺得最妥當的辦法是把靴子穿在腳上。他坐下來，拿起一隻套上腳去，鳳娃全神貫注地看着他。他臉上起了一個又苦又酸的表情，慢慢拔出那隻溼淋淋的腳。鳳娃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楊 哈，敢情全是你。（跳到鳳娃面前）是你做的不是？（鳳娃不理）是你做的不是？

「楊捉住鳳兩肩拚命搖，像要搖出一個答案來。」

楊 你說你說。

「他擺出這樣一付兇相，把鳳娃唬得莫名其妙，終於慢慢地兩唇一裂，嗚哇一聲哭了出來。楊出其不意，大窘。」

楊（退避不迭） 你，你哭什麼？

「鳳娃好像知道自己勝利了。更充分發揮她的武器的威力，拚命乾號。」

楊 老苟，老苟。

苟（十分懶洋洋地） 哎，幹什麼？

楊 你洗完了沒有？

苟 早着呢。

楊 你快出來。

苟 我還沒洗完呢。

楊 不，你先出來一下。

苟（讓步）什麼事呀，神哭鬼號的。

〔楊焦急地等着老苟來排解，鳳娃又發揮了一陣。〕

鳳娃 嗚哇……

楊 老苟，老苟。

苟 來了，來了。

〔老苟穿的不倫不類的走出來。〕

苟 這叫洗什麼澡，簡直是蜻蜓戲水！

楊（指鳳娃）你瞧。

苟 怎麼了？

楊 哭了。

苟 真是的，你幹嗎逗人家小姑娘？

楊 我逗她？我不過搖了她兩搖，她就哇的哭起來了。

苟 本來是嗎，沒事搖人家小姑娘幹嗎？（勸鳳娃）不哭，不哭。

楊 沒事？我進去拿釘子這麼會兒工夫，她給我下了兩個埋伏。我一出門就被她絆了一交，也不知她搗的什麼鬼！我看她弄我的馬靴，我不放心，說換上牠吧，唔，裏面滿滿灌了兩靴子水！

苟 是你自己說的，番邦女將厲害呀。

〔鳳娃忽然又嘍嗤笑了出來，楊惶惑之至，望着老苟。〕

楊 你瞧，你瞧，她又笑了。

苟 笑了還不好嗎？鳳娃，你聽着，將來不許這麼淘氣。

楊 你跟她白說，她算拿定了主意，不說話。

苟 她是個啞叭？

楊 誰知道也？許是不通咱們漢話。

苟 鳳娃，你懂不懂我的話？你會說什麼話？（向她作種種手勢）烏拉娃兒，烏拉娃兒？（完全無效，只好放棄）不靈，她真是個啞叭。

楊 真可惜，挺縹緗個孩子。

苟 是呀，兩眼長的怪俊的。

楊 身材也挺苗條。

苟 就是那些不三不四的畫報上叫——

楊 「健美」是不是？

苟 噫，噫。我瞧這孩子再長大點比這個（指照片）什麼賈小姐還漂亮，重慶那個什麼吳小姐劉小姐的更比不上了。

楊 唔，別胡說，各人有各人的長處，天下哪有十全的美人來，老苟，幫我掛上這張像片。（他已經把腳拭乾，站上椅子背轉身去掛像片。）

苟 不成，我身上還沒擦乾呢。（掉頭要重入內室。）

楊 （結論）這孩子真可惜，將來還不是嫁個什麼苗子完事。

〔突然鳳娃開了口。〕

鳳 你放屁！

【兩人這一驚非同小可，楊幾乎從椅子上跌下來。

苟 什麼？

楊 剛纔是她說話？

鳳 嗯。我說你們兩個人不要臉。

【兩人窘了好半天。

楊 老苟，你真沒出息，當着人家姑娘品頭論腳的。

苟 什麼，我——

楊 好，鳳娃，你既然會說話，咱們這賬可得算算。你幹嗎跟我搗亂？

鳳 我這是報仇。

楊（噢了一驚） 報仇？

鳳 給我爸爸報仇。



楊 我跟你爸爸有仇？老苟，這筆賬我哪輩子欠的？

鳳 你今天早晨打了我爸爸，我這是給他報仇。

楊（恍然） 哦，你就是那個滿身毛的大小子的女兒？

鳳 我爸爸叫萬老大，不叫大小子。

楊 老苟，咱們以後可真得小心點兒。你瞧瞧，差點兒叫人女俠把咱們腦瓜子摘了。

苟 鳳娃，今兒早晨是你爸爸逼着打我們，不是我們找的他——

楊 老苟，咱們既往不咎，過去的事不提了。（外交地）鳳娃，你仇報了沒有？

鳳 沒有，早着呢。

楊 什麼？我不過摔了你爸爸一交，你已經摔了我一個，還外帶弄溼我一雙靴子。

鳳 你在這兒一天，他們就一天沒好日子過。你就要打他們，押他們——

楊 他們？

鳳 嗯，我爸爸他們。

楊 我打他們，押他們？鳳娃，我今天纔到這兒。

鳳 （不知是學的誰說的）反正你們做官的都是一樣的貨，就會欺侮人。

楊 哦？

鳳 （怕人不重視她的話）我爸爸說的。

楊 哦。可是鳳娃，你自己看呢？你看我跟——跟劉唯一一樣不一樣？

鳳 （有點遲疑）唔——一樣。——哼，你今天纔到，就押了他們二十多個人。

楊 什麼我押——

鳳 也許不是你押的，可是因爲你。

楊 因爲我？

鳳 因爲他們跟你打架。

楊 真的？二十多個？——該死，該死！老苟，你得給我趕快去找一趙劉唯一。

〔他坐在桌前用紙筆寫信〕

苟 我，我不認識。

楊 鳳娃，你去（邊說邊寫）你把這個條子送到縣衙門，要他們馬上放人（把條子交給鳳娃）

鳳 （不解）你？

楊 你就找殷科長好了。

鳳 可是——

楊 怎麼樣，你看我跟劉唯一一樣不一樣？

鳳 （不知道怎麼說）唔——

楊 那麼好，我們該講和了。鳳娃，我們來個停戰協定好不好？

鳳 來個什麼？

楊 我們講十天的和。

鳳 （想了一想）好吧，可是十天。

楊 好的，好的，老苟，你聽見沒有，我訂了個條約。（向鳳娃）這十天之內，可不許給我再下埋伏。

鳳 好吧。

苟 也別跟我搗亂。

楊 好了，你快去吧。

鳳 （走到門邊）可是這十天之內，你也別想安機器。

楊 （大驚）怎麼？

鳳 哼，你們把金子採完了走啦，不管我們死活了。

楊 這——這是你爸爸說的？

鳳 嗯。

〔鳳娃自右門下。

楊 原來是這麼回事——（又煥發起來）老苟，你看我的外交手腕怎麼樣？

苟 哼，我直替你擔心，別栽在這個孩子手裏。

楊 那兒會，你瞧着吧，老苟，我的礦就算辦成了，這孩子是我第一個功臣。

〔右門外有人用手指敲門〕

楊 呦，這兒還有洋行規矩的，誰呀？

外 楊誠楊專員是住在這兒嗎？

〔老苟走過去把門打開，來客是一個粗壯的黑黝黝的壯年，穿一件翻皮短上衣，馬褲，精神很健旺。〕

來人 您是楊先生？我是王三清。

楊 您是礦上的王工程師？歡迎歡迎。

王 是的，可是您說礦上，很叫我慚愧，因為礦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呢。

楊 那就是我們兩個人的使命，不是嗎？

王 〔搖頭〕唉，誰知道。

楊 你先請坐，我正想派人去請你。

〔二人就坐。〕

楊 老苟，有沒有法子給我們弄點茶來？

苟 茶誰知道他們這個番邦喝不喝茶？

王 他們喝酥油茶。茶葉，你一上大街就買得到，水可得你自己煮。  
苟 好。我先披上件衣服。

〔老苟入內室。〕

王 聽說您沒有帶軍隊來？

楊 沒有。（看見王的失望的表情）怎麼，你也是主張用武力的？  
王 不是。可是，又有什麼別的法子呢？

〔楊不語有頃，忽然擡頭問王。〕

楊 你知道不知道，我今天纔到，就有二十多人因為我被押？

王 知道，那是因為他們圖謀不軌，要在半路上害您。

楊 我不是好好地在這兒？我頭一天到，一件事沒辦，他們就給我結下一樁大仇。

王 可是，楊專員，他們是打算殺您，要您的性命！

「楊不語，老荀穿好衣服出來，拿了茶壺下。」

楊 那麼，王工程師，你是完全同意劉唯一的辦法的？

王 我，我知道那不是一個好辦法，但是我想不出一個更好的辦法來。楊先生，您知道，我初來的時候，也是抱了很大的願望。我想好怎樣動工，怎樣維持。我甚至想到怎樣給這些工人教育，怎樣改進他們的生活。但是上來第一關就不通，什麼計劃全白廢，我的助手們閒得無聊，都學會了打麻將。

楊 你說，你說，這正是我要聽的。

王 有什麼用呢？這些人就是不合作，他們不給你做工。我們不能從內地去弄工人來，這太不經濟，而且也沒有人肯來。礦是非開不可的，現在的基金要靠開發下來的富源，而且是越快越好。

楊 是的，這個金礦更是直接的國庫。

王 但是他們土人這種土法子一筐一筐挖了土背到河上去淘的辦法是不行的，這太慢，太

笨，我們必須有車從礦裏運沙出來，我們非得把水唧到礦坑的附近以便淘洗，這樣，我們纔可以迅速生產，我們纔可以深入離河較遠的山裏。

楊 這是個必行的計劃。

王 必行？（幾乎是傷心地冷笑了一聲）哼！可是行不了，他們堅持用土法子。我們什麼方法都試驗過了。我們出過特別優裕的工資，我們打過他們，押過他們，甚至停止他們私人淘金的權利，但是一點效驗沒有，他們閉着眼睛咬着牙忍着，就是不跟你合作，沒有用，什麼方法全試過了。

楊 但是你們沒有去說服他們。

王 說服你以爲他們是可以說服的嗎？

楊 也許我現在沒法子叫你相信我，王工程師，可是我還得盡力去辦，並且我要你幫我幹，你現在是主張用武力拿刀子架在他們頸上用鞭子趕着他們做的——

王 當然不至於是這麼一幅難看的圖畫。



楊 但是你主張用軍隊，用應該在前線作戰的軍隊。我問你這是不是一個共和國家的精神。這些人跟你我一樣地是公民。

王 現在是非常時期，不得不採取緊急處置。

楊 緊急處置，多少人憑了這四個字造了多少不必須的罪惡。

王 那，那我們金子要馬上開採。

楊 我問你，你願意有一羣心悅誠服爲你工作的工人，還是願意有一羣鞭策着纒動的奴隸？

王 當然是心悅誠服的工人。

楊 你覺得用一百個軍人押着一百個工人作工，跟用舊法子採金那個更不經濟？

王 這，這當然是不合理，但是一經上了軌道，我相信軍隊就可以調走。

楊 那他們馬上就會反抗，並且要更殘酷地報復。

王 那，那該怎麼辦？

楊 去說服他們。

王 怎麼去說服呢？

楊 用任何的方法，但是第一我們得明白他們的苦處，替他們想到他們的困難。

王 你是說他們以爲我們會斷了他們的生計的話？

楊 是的。我們的確有這個危險，我們是得想到這個礦竭了之後的辦法，我們得給他們保障。

王 我們有這個力量？

楊 中央有十二萬分的決心來開發西南，這兒有的是礦產，森林，藥材，我們可以在這兒設各

種工廠。

王 （他完全被說服了，他欽佩地看了楊誠一會）我是個工匠，我只懂機器，人事方面我完

全聽你的。（伸出手來）

楊 （懇切地握住王的手）我們一定要說服他們。

王 我——我聽你的。再見。（欲下）

楊 哦，王工程師，這個劉唯一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王 唔，你看，我的嘴裏是沒有形容詞的。他人相當的暴躁，但是不是一個——

楊 不是一個獨裁者？

王 劉唯一？不，我寧可說他是獨而不裁。怎麼？

楊 沒什麼。他不貪污？

王 他也許喜歡過得舒服一點，他把自己圈起，跟地方上隔離起來，但是我不信他貪污。

楊 他有個很好的花園，

王 哦，是的，他是個公子哥兒，到這兒來做事不是他自己情願的，所以他總說他是充軍充到這邊荒之地。

楊 所以他討厭這些人。

王 他看他們跟禽獸差不多。

楊 可是他要這羣禽獸給他做人的工作。

王（羞慚）我幾乎也犯了這同樣的錯誤，謝謝你及早提醒我。我得走了。

〔鳳娃自右門上。〕

楊 哦，你回來了。怎麼樣，那二十多人可以放嗎？

王 你要把他們放出來？

楊 噯。

鳳 殷科長沒有在衙門裏，我把信託給巴爹了，他在衙門口等殷科長回去。

楊 巴爹是那個花白鬚子的老頭子。

鳳 噯，他是我姨爹。

楊 真的？鳳娃，你明天一清早就給我把他找來，我有事辦。

王 （他一直彷彿猜不透楊誠似的，這時他自以為恍然了）我明白了，你是先從好說話的入手。

楊 對了，對了，我就是這個意思。

鳳 哦，我給你從衙門裏帶回來個請帖。

王 準是劉縣長那邊的請帖。席上也有我，待會見吧。

〔楊把請帖放在桌上，送王到門口。〕

楊 回頭見老王。

〔王下。楊拿起請帖讀。〕

楊 『謹訂於月之七日假座爽鶴園潔樽候光，劉唯一謹訂。』——嘿，我還說這兒是番邦呢。

〔鳳娃一直在桌前捧着那張照片驚異地翻來覆去地看。〕

鳳 這是什麼？是畫的？

楊 不是，那是照片。

鳳 照——那是什麼東西？

楊 照片就是照像，照像就是，照像就是——呃——（不知道如何向她解釋）

鳳 （忽然放下照片，嘟着嘴說）你騙我！

楊 騙你？你說這不叫照片？

鳳 你說我比這個美人兒還好看——我不信！

楊 (恍然) 哦。——(逗她) 真，真的。

鳳 可是他們都叫我野丫頭。

楊 他們，他們是誰？

鳳 這一縣的人，他們叫我野丫頭，因為我整天在山上跑。

楊 他們是嫉妒你，鳳娃。

鳳 對了，他們不歡喜我，可是我也不喜歡他們，我就愛一個人在山上跑。

楊 鳳娃，這兒的山路你全認識？

鳳 沒有一條我不熟的，頂難走的黃松林，我閉着眼睛走的出來。

楊 哦？

鳳 我，我明天帶你去玩噶登寺——松林子上去就是噶登寺，寺裏有個半癡半癩的喇嘛和

尙，他會唸咒會打卦。

楊（繃眉）鳳娃，你相信這個？

鳳（嚴肅地）嗯，他靈得很呢。——可是奇怪——

楊 怎麼？

鳳 他這幾天老不叫我進廟，我一去他就把我閔出來！

楊 爲什麼？

鳳 誰知道？他嘴裏直說，『冤孽冤孽冤孽！』

楊 鳳娃，這都是迷信，都是胡說八道。

鳳 不，他靈得很呢。那回——

楊 不管他吧，我們不談這個喇嘛和尚，鳳娃，我要你幫我做事。

鳳 什麼？

楊 你明天帶我去到安機器的礦上去。

鳳（驚慌）你要我帶你看礦場？

楊 噯。

鳳 那，那——

楊 怎麼？

鳳 （聳嘴）我得先問問他。

楊 他？——你爸爸？

鳳 不是。

楊 （厭惡地）什麼，那個喇嘛？

鳳 不，不是。

楊 那，是誰呢？

鳳 是——

楊 怎麼了，鳳娃？

〔鳳娃話未出口，窗子上像有什麼人，重重地拍了一下，簌簌地響。鳳娃立刻閉住嘴，面露恐怖之色。〕



〔鳳娃搖頭不語，揚走到門前，推門外望。〕

楊 什麼也沒有，一天好月亮。——這是搗的什麼鬼？他是誰，鳳娃，你說呀。

〔鳳娃閉緊了嘴，無論如何不說了。〕

楊 (無可奈何地搔頭) 糟糕，她又變啞叭了！

〔老苟捧了茶壺自右上。〕

楊 嘿，你可來了，客人都早走了。

苟 那有什麼法子？水要燒開呀。

〔老苟把茶壺放在桌上，楊跟過去倒茶。〕

苟 殷科長是剛打這兒走？

楊 殷科長？他走了有半點鐘了。

苟 啞，這就怪了！

楊 怎麼？

苟 我剛看見一個人走出柵欄門，明明是他！

〔鳳娃鬆了一口氣，幕落。〕

第三幕



一個月之後，在縣城外一個山頂上，王工程師的牛皮帳篷外面，在一排高大的栗樹底下放着一張爲喫飯用的方桌，四圍有條凳，老苟坐在一張凳上伏在桌上爲鳳娃畫像，鳳娃坐在右方一塊大石上，她兩眼出神地望着山下，從那兒傳來繼續不斷的唧水機器的單調的頑強的格冬格冬……的聲音。由左方時時又傳來運土車在軌道上推動的聲音，鳳娃聽得入了迷。

苟 別動，鳳娃，你別動呀。

鳳 嗯。

苟 轉過身來呀。你老朝山下看，我只好看你個後腦袋。你從天一亮就在礦上，呆了這一早晨，還沒有看夠？轉過來呀。

鳳（轉過來）這麼樣兒？

苟 咽，可是別動，動了我畫出個歪嘴來——像照像照壞了似的，畫上一大串歪嘴。

鳳（抗議地）你敢——不，老苟，不許給我畫歪嘴。

苟 那你別亂動呀。唔唔，這這不就出來了？

【鳳娃規規矩矩呆了一會，又轉過身去，聽那個單調的頑強的迷人的格冬格冬的韻律。

鳳（懇求地）老苟，我們再去礦上耍一會兒。

苟 不成，馬上就要開飯了。楊先生跟王工程師把事情商量完了就要喫午飯。

【鳳無可奈何，只好呆坐着。

鳳 老苟，你有沒有看見那條水龍帶？像條大蛇，繞了半個山。

苟 噫。

鳳（模倣機器的聲音）格冬，格冬，格冬……他就整天這麼格冬格冬的？

苟 噫。

鳳 他就老這樣不會停。

苟 人不要牠停，牠就不會停。

鳳 不，我每回站在那個大機器面前，看着那個大輪子橫眉豎眼地轉，我老怕不定什麼時候，  
他會砰的一聲震得天崩地裂，牠可就不動了。

苟 哼，那是你沒有見過世面，你還沒到大城裏去過呢，咱們大城裏到處是機器。

鳳 那，整個城裏到處格冬格冬的？

苟 可不是嗎。咱們楊先生說的，現在是文明世界，喫的穿的住的用的樣樣得靠機器，機器動  
一下，人少動一百下——小心歪嘴。

〔鳳娃呆呆地想了一下，忽然嘆了一口長氣。〕

鳳 唉！

苟 （擡頭）咦，怎麼了？好好地嘆起氣來了？

鳳娃 你們該回省城了。

苟 回去誰說的？

鳳 不是你說的嗎？楊先生來就爲辦礦，現在礦辦成了，他不是要走了嗎？

苟 嘿，又不定換個什麼好地方呢！不論哪兒，只要他肯安安定定地住下就好了，總是我纔把一個地方住慣，他又該走了。

鳳 唉！一個月，纔一個月。你們又要走了。

苟 別傷心呀，鳳娃。你跟咱們一起進省去吧。只要你願意，楊先生不會不肯。

鳳 （想了一想）老苟。

苟 嗯。

鳳 省城是不是有她？

苟 誰？

鳳 照片上的那個人？

苟 哦，她不在省城。



鳳 哦——（又想了一想）不成！

苟 怎麼？

鳳 我爸爸不會叫我去。唉，我真恨我那個傻爸爸。

苟 真的，他究竟整天在幹些什麼？

鳳 誰知道呀？

苟 別人都高高興興地來礦上做工，就是他一個人別扭，也不知發的是什麼脾氣？

鳳 這一個月來，他難得三天五天纔回一趟家，到家就是醉醺醺地牀上一倒，滿嘴亂罵人。

苟 （搖頭）唉，鳳娃，你總還是勸勸他，只要他肯來，楊先生不會不收他。

鳳 勸他呢，我纔一提起礦，他就把自己滿頭亂捶——老苟，我真有點害怕。

苟 害怕爲什麼？

鳳 我不知爲什麼，可是我總有點兒怕，我老想起巴爹。

苟 巴爹？

鳳（用意深長）噫。

苟 鳳娃，你別提這個好不好。瞧你說的我混身汗毛直豎，背上像澆了一桶涼水！

鳳 真的，巴爹究竟哪裏去了呢？好好的就不見了！他幫着楊先生把人說到礦上來，礦纔弄好，他自己可不知哪兒去了。

苟 說不定在山裏迷了路。

鳳 那纔不會，這縣城附近的山，巴爹半夜裏走也走錯不了。

苟 也許叫苗子拉了去了。

鳳 也不像，這縣城附近沒有人敢做這種事。

苟 那，那就是叫狼拖了。

鳳 可是這幾天二牛娃上山山下找了個遍，也沒有找到一點兒痕跡，就是狼喫了，骨頭也總該有。

苟 哎喲，你別嚇人了行不行——

〔這時由左面上來個年青青的人，是個胖胖的紅紅臉龐的小子，穿着西式皮短褂，手裏拿着曬藍圖之類。

來人 誰又在嚇唬老苟呢？

鳳 （看見來人，笑着跳起來招呼）張技士。

張 哦，你這個丫頭。

苟 哦，張技士，你怎麼回來了？

張 我來找楊先生有事，還在裏面嗎？

苟 在。還在商量那個計劃呢。

〔張向帳篷走，忽然停住，看老苟不知在畫什麼。

張 你們兩個在幹什麼？（走過去看）哈，畫像！老苟，我倒不知道，你還是個藝術家呢！

苟 （害羞）那裏，那裏的話！我這是瞎塗，騙鳳娃玩的。那經得起你這大學堂讀過書的——

張 不，不是真不錯。——就是眼睛畫小了，鳳娃是特號大眼睛。你瞧將來不知有多少人要為

這對眼睛送命！

鳳  
胡說！

張  
我說的是真話呀。

鳳  
討厭！

〔鳳害羞逃走，自右下。〕

苟  
鳳娃，鳳娃，別走，就差一點兒了。

張  
哈哈哈哈哈！這孩子幾時又學會害羞了！

苟  
鳳娃，鳳娃。

〔苟追鳳娃自右下。王工程師在皮帳裏面聽見張的聲音，在裏面問。〕

王  
是誰在外面是張技士？

張  
是我。

〔張正要進去，王已經哈腰走出來了。楊誠拿了幾張紙圖之類也跟出來。〕

王  
你不在礦上，跑回來幹什麼？

張 礦上有老韓他們去了，換我回來喫飯。楊先生，他們因為工人輪班喫飯的事鬧不妥當，說您喫完飯要有空，請您去一趟。

楊 哦，那我現在就去，飯等一下不要緊。（吸了深深的一口氣，拍拍胸說）真是好地方！

張 嚶，不走到內地不知道，中國好地方是真多。

楊 張技士，你有的是事做呢。（拿手裏的圖揮着說）老王跟我這個計劃要是實現了，眼看這地方就要成個工業中心的大城。

王 這個工業中心是你一手造成的。

楊 不對，實際的工作全是你們做的。

王 不，楊先生，我有句很誠懇的話想說：你來這兒真是我們全部工程處的運氣，否則我聽了劉唯一的主意，這事不知道會弄成什麼結果！

楊 （握王手）老王，我們大家努力幹吧，要做的事還多呢——你不去礦上轉一轉？

王 唔——等一等，你把那張計劃圖給我，趁現在張技士有空，我講給他聽聽，請他畫一張正

式的。

楊（把圖給王）那我允走了。

王好，我隨後就來。

〔楊自左下，張無限欽慕地望着他的後影，王看着，不覺失笑。〕

王這個人真可愛，是不是？

張嗯，他——我們應該叫他英雄。

〔王和張先後走進帳篷，稍頃，劉唯一和殷小山自右上，劉在向殷發脾氣。〕

劉我不管你那些閒話！三個人找不到派五個，五個不成派十個，十個不成把全衙門的全調出去找！

殷是，是，不過——

劉不過！不過！老是不過！人不見了一星期，你連點兒消息都沒有找到！

殷縣長不知道這多困難。您想，縣城四圍這麼些個山，那麼個又瘦又小的老頭子，叫我哪兒

去找？

劉 哪兒去找？（諷刺地）要不要等姓楊的自己去找來給我？我們辦了半年礦，什麼事也沒辦成功，人家來了一個月，就安上機器開了工！（越說越氣）我這個衙門是要來做什麼用的？我要你們這一羣人是幹什麼的？

殷 那，那，我想法子趕快找吧。

劉 趕快。楊專員在逼着我，跟我要人！我限你們三天，殷科長，三天找不到巴爹，就不要怪我不留情面！

殷 那——好吧。三天就三天。不管死的活的，三天之內我給你找來。（走到帳篷前）王工程師，老王，在家嗎？

王 （在裏面）誰呀？

殷 我，殷小山。劉縣長跟我。

王 哦，對不起，請稍等一下，我就出來。

「殷和劉坐在桌旁凳子上。」

殷 其實，這個礦也算不得就開好了。

劉 （不解）你這是什麼意思？

殷 我是說這個礦雖然開了工，也並不是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劉 你是說礦上還會出亂子？

殷 那就很難說。

劉 你——是說這些東西也會鬧罷工？

殷 誰知道？知人知而不知心，儘管都來做工了，總還有人打着歪主意。

劉 那我不容他，這個礦開工雖然不是我的力量，可是我得盡我保護的責任。

殷 那，那又何苦呢？功勞是姓楊的——

劉 這是國家的事業，誰要破壞牠我決不寬容。

殷 嘔，嘔，是的，是的。



〔王從牛皮帳內走出。〕

王 對不起，叫你們久等。縣長早呀。

劉 王工程師早。楊專員還沒來？

王 早來了，天沒亮就來了，現在已經是第三次到礦上去丟了。

劉 哦，那我們又來晚了。

王 老般，好幾天沒見你，你生病來着？

般 沒有，怎麼？

王 你氣色不大好看。

般 是嗎？我倒不覺得。

王 大概是睡覺不好。老般，你太辛苦了。

般 哪有的事？哪有你這個大工程師辛苦。

劉 我們就到礦上去看看吧。

王 好的，我來領路。這邊走。（向牛皮帳內說）張技士，你趕一趟吧，最好今天能趕出來，我陪劉縣長到礦上去一趟。

張 （在內）好。

〔劉唯一先走，自左下。〕

殷 真的，我還忘了給你這工程師道喜。

王 老殷，你應該給楊專員道喜，這全是他的功勞。

殷 （悻悻）嗯，『全』是他！

王 不過你給我道喜也對，從今天晚上起，我可以睡個安穩覺。真的，我可是好久好久沒睡好覺了。

殷 哦，你是說——這個礦以後不會出問題了？

王 出問題？哈哈，那除非有人來把礦坑炸了。真的，這倒提醒了我——

殷 怎麼？

〔王不答他，走到牛皮帳口向內說。〕

王 張枝士，記着叫工人把礦口存的炸藥搬走，在換班以前就搬。

張 （答應）好的。

王 千萬記着，越快越好。

張 （在內）我就去。

王 （向殷）這個年頭兒，小心點好。

殷 當然，當然。你越小心越妙。

〔王與殷自左下。〕

〔鳳娃摔了碗筷之類，自右上，她一面唱着歌，一面把碗筷在桌上排好。〕

鳳 我哥哥牧羊在山頭。

看見羊兒想起我哥哥。

〔萬老大醉醺醺地從右面進來，站住看着鳳娃，一聲不響。〕

鳳 (回頭看見，喫驚) 你!

萬 你連爸爸都不認得了?你……啞!

鳳 不，不是，我沒有想到你會到這兒來。

萬 怎麼，這兒不許我來?——「沒有想到?」你現在哪兒還想得到我!

鳳 爸爸!

萬 不要你叫我!

鳳 好爸爸，你這是怎麼了。(要去抱萬)

萬 滾開點兒，我不要你碰我!我知道你反對我!(鳳娃終於扶了他在桌旁坐下。)什麼人全

反對我。連我自己的女兒都反對我。

鳳 好爸爸。你乖乖地坐一會兒，我去給你端杯奶酪來。你又喝多了。

萬 我不要!我也沒有醉!你少放屁!

鳳 爸爸!你從來沒有跟我這麼說過話。

萬 罵了，我罵了你了！我罵你個死不要臉的丫頭！

鳳 什麼，爸爸，你說什麼？

萬 我，我要你離開那個狗雜種！

鳳 誰？

萬 你給我離開那個狗專員。

鳳 （喫驚）離開？爸爸，人家並沒有錯。

萬 沒有錯！好孝順的女兒！他當着那些人打了老子一頓，你還幫着他說沒有錯！

鳳 那，那是我們不對。

萬 我們不對！

鳳 他並沒有帶兵來。你看，他答應的事他全做了，你看現在大家都高高興興地在礦上做工，

又省力氣，工錢又大——

萬 （拍的一聲把一隻碗摔在地下）放屁！他就是把銀子堆在我的腳底下，老子也還是個

不幹！

鳳 那是何苦呢，爸爸？

萬 他是我的仇人。你聽見沒有？（搥桌子）仇人！誰敢打我一拳，我還他一刀！

鳳 爸爸！

萬 （忽然軟弱下來，坐在凳子上）好，他算連我毀了，算連我糟蹋夠了！他打了我還不夠，還糟蹋了我的女兒，丟我的臉！

鳳 （大驚）什麼！爸爸，你嘴裏說的是什麼？

萬 鳳娃，我就你這麼一個女兒，你不知道這叫我多難受！

鳳 （恐怖）爸爸，你——說的是什麼？我，我一點兒也不懂。

萬 （一口氣）鳳娃，他他是個流氓，混蛋！他是個騙子手！鳳娃，我，我不能看你上人的當，這比

打我挖我還——

鳳 不要說了！不要再說下去了！我明白你在說什麼了！這話你是聽誰說的？

萬 我——

鳳 我知道，殷小山！

萬 別管他誰說的吧，鳳娃，離開他！離開他！

鳳 可是這都是瞎話！

萬 （又發起脾氣來）瞎話！我不管！我要你替我滾回家！

鳳 爸爸！

萬 （恫嚇地）你回家不回家？

〔萬跳起來要抓鳳娃，但是腳站不穩，幾乎跌倒，鳳娃連忙扶住他坐下。〕

鳳 （忍痛）好吧，既然你以為這是真的，哦，（嗚咽起來）我馬上就離開他！

〔鳳娃哭着向右跑下。萬老大瞪着眼睛望着她的後影嘆了口長氣。殷小山張張望望自左上。〕

殷 老大，你在這兒？

萬 （啞聲回頭）誰？

般 是我，老大。

萬 哦，你。

般 你怎麼纔來？

萬 你不是叫我太陽出來了來嗎？

般 太陽出來？這會兒已經快到正午，快來吧，快跟我走。

萬 什麼事？

般 你不是要報姓楊的仇嗎？我給你找了個好機會。

萬 機會？什麼機會？

般 天上掉下來的機會！哈哈，老王，我叫你睡好覺吧！這兒不是說話的地方。你跟我走。

（般引了萬自右下。鳳娃端了一盃奶酪，躲在老苟身後，自右上。尋萬老大不見。）

苟 哪去了？

鳳 咦，他剛還坐在這兒！



苟 又不知闖到哪兒去了，隨他去吧。

鳳 不，我得找他去，我，我有點怕。

苟 怕什麼？

鳳 我不知道，可是我覺着會出什麼事情。也許是這個聲音，我的心不由地跟着他跳。

〔鳳娃自左下，老苟望着她的背影搖頭嘆氣，看見地下的破碗片了，又嘟囔起來，一面拾起碎片。楊誠，王一清和

劉唯一自左上。

楊 哈，喫飯了！老苟，是飯是饅頭？

苟 饅頭。

楊 好的，我這頓得喫他十個，不瞞你說，劉縣長，這一個月我沒有好好喫一頓飯。快，老苟，喫快！

苟 就來了，就來了。

劉 誰把碗打碎這一地？

苟 （擡頭看了劉一眼）唔？我打的。

【老苟向右去，對面來了兩個婦人，提了送飯的筐子，一個年老些的在前面，年青些的看見那麼些人，怯生生地掩在年老些的後面。

年老些的 老苟，你好忙。

苟 哦，青哥的媽，你們今天好早。

青婆 還早嗎，太陽都快到頂上。

年青些的 （應聲一般）是不早了。

苟 他們歇工還有一會兒。井娃嫂子給井娃送的什麼喫的？

【井娃嫂羞羞澀澀答不出來。

青 拿出來給老苟看呀，給漢子做的那麼好大裸子餅。

井嫂 還，還不是老東西，有什麼好的？

青 走吧，井娃嫂子，咱們趁早先去看看大洋龍。

井 哎，走吧。

〔老苟自右下，婦人走過楊面前，跟楊招呼。〕

青 楊先生，您喫飯。

楊 哎，你們早。

青 我們先去看看礦。

〔婦人們自左下。〕

楊 (指着婦人背影) 老王，你知道不知道，這次成功你得歸功於她們？

劉 怎麼？

楊 你不知道這回巴老爹怎麼說服這些人的？

王 不知道。

楊 他走的內線。

王 哈哈。

劉 究竟是你們年青人花樣兒多，還會走內線。

王 哈哈哈哈哈。

【張枝士由牛皮帳裏出來。

楊 來，張枝士，來喫飯。

王 (停笑) 怎麼，你還在這兒？我叫你去通知他們搬炸藥。

張 我這就去。

楊 搬什麼炸藥？

王 我要工人在飯前把礦口存的炸藥搬開，免的出意外。

劉 先喫了飯再去吧。

王 不，還是先辦了的好。

張 你們先喫，我去了就來。

【張自左下。

【老苟端菜自右上。

楊 吓，菜來了。

王 就差殷科長了，他哪兒去了？

劉 誰知道，本來跟我們一起走，後來一轉眼就不見了。

王 他的老脾氣，總是這麼東跑西竄，神出鬼沒的。

〔殷自左上。〕

殷 我來了，不要罵，我來了。

王 真是說到曹操，曹操就到。

楊 坐下來，坐下來，燒羊肉，唔。

殷 張技士不喫飯，急沖沖地跑哪兒去？

王 去搬炸藥。

殷 哦——（自言自語）去搬——炸藥？

劉 可惜我沒有把我泡的好酒帶來，不然的話——

〔老苟把飯端上來，大家預備喫飯。忽然二牛娃拖了一件破襖子，由右跑上。〕

牛 縣長在這兒沒有？在這兒好的，楊專員也在這兒。

楊 什麼事，二牛娃？

牛 （舉起衣服）您瞧。

楊 這是什麼？

牛 巴爹的棉襖。

〔衆人喫了一驚，

般 你胡說！

楊 般科長！二牛娃，你說。

牛 這件棉襖碎成片子我也認得，他不見了那天身上穿的。

劉 你在哪兒找來的？

牛 在這座山後頭松林子外邊。我這些天都在山上找他，今天早晨我走到松林子那條上，遠

遠看見一條野狗銜着一堆東西跑，我說：『不要是巴爹，』扔石頭把狗圍跑了，過去一看是這件棉襖，我一眼就認出是巴爹身上穿的。

劉 你沒有附近去找——去找人？

牛 我找了，我在狗跑出來那條路上找了好半天，松林子裏裏外外走遍了，還是沒個影子。我到衙門去找您，說是在這兒。

劉 我知道了，你把棉襖放在這兒吧。

牛 你們打算怎麼辦？

劉 怎麼辦？

牛 巴爹準是被人害了。

殷 胡說！你怎麼知道？

牛 他身上就是這一件棉襖，這個天氣他不會自己脫下來。我怕——

楊 你先去吧，二牛娃，我們馬上派人跟你再去找。

牛 楊專員，您心裏明白，巴爹是因爲幫您拉人工作，叫人害了。

般 叫你少嚙嚙！快走。

牛 不許我嚙嚙？出了人命案子你們不管。

般 二牛娃，你放眼亮些，誰知道你這衣服那兒弄來的？

牛 （不信自己的耳朵）什麼，你那張×嘴裏說的是什麼？

般 我叫你放眼亮些，不然我先把你押兩天，問問你這棉襖是怎麼來的。

楊 楊科長！

牛 （氣得圓睜兩眼）姓般的，你是誣賴老子殺人？你拿出憑據來！媽的，你今天拿不出憑據

來我就——

【二牛娃直撲殷小山，被王一清抱住。

楊 二牛娃，不許你胡鬧，我答了你辦自然辦。

劉 快走！快走！這還有王法沒有？就是出了命案也不用你亂吵，衙門自有辦法。（一面拍桌子



給自己助威。）

牛（氣得悶了半天）那頂好。衙門要是沒有辦法的話，老子就自己辦。

〔二牛娃怒氣沖沖地自右下。〕

劉 殷科長，你怎麼跟這個小子對吵起來，還有個體統沒有？

殷 本來嗎，知道他哪兒弄來的棉襖。

楊 殷科長，沒有證據的話少說爲妙。

殷（無趣）是，是。

〔衆人盛好飯，拿起筷子。只有楊沈思不動。〕

殷 其實，如果巴爹真被人害了的話，事情是明擺在眼前。

劉 你這是什麼意思？

殷 巴老爹是爲拉礦工招了人怨，現在不肯來礦上做工的只有一個人。

劉 你是說萬老——大？

殷 我不過是這麼一猜。

楊 沒有的事。萬老大不肯來是記我的仇，我打過他一頓。要報仇，萬老大不會找巴爹，他會找我。（說完他也去盛飯）

〔可是，忽然山下轟然一聲巨響，若天崩，若地裂！桌上碗碟擊撞作響，衆人震跌成一堆。接着又是一聲長久的倒塌的轟隆聲息後，是死一般的寂靜，但是這不過是一剎那，因為緊接着就聽見一片騷亂的哀號，呼天搶地，慘不忍聞。王工師傅像僵了似地站着，而無人色。〕

王 （夢囈似地）礦——坍——了！

〔他急向左拔腿跑去，但是楊鐵已先他一步衝出，工人自左下。〕

劉 （膽怯地）怎麼回事？

殷 您沒聽說嗎？礦坍了。

〔劉一聲不響，匆匆自左下，陸續有傾坍之聲，人聲亂成一片，老苟自右上。〕

苟 （戰慄着）出——出了什——什麼事？

殷 誰知道，八成兒是礦坍了。

苟 礦坍了！

〔老苟自左奔下，殷看着他們一個一個先後跑下，他走到左邊，站在山頂向下俯望，聽着那一片哀號慘呼，點頭冷笑。〕

殷 叫你猜着了，他報仇會找你。

〔他又回到桌旁。〕

殷 你們都跑了，好，老子一個人享福。

〔他舒手展足地坐下，鳳娃自左上，跑得上氣不接下氣，〕

鳳 快快！快快！（看見沒有人）人呢？楊先生呢？

殷 不知道，你這麼急頭急腦忙什麼？

鳳 （這纔看出是誰）哦，你，殷先生，礦坍了！

殷 （悠逸地）那不關你事。鳳娃，給我帳篷裏去倒碗熱茶來！

「殷拿起筷子，鳳娃滿腹狐疑地看着他，遠處哀號不絕。

鳳（慢慢地自語似地）礦——坍——了——

般跟你說話聽見沒有？

鳳（她忽然彷彿看出了什麼，急奔到桌前）說，你說，是誰幹的事？

般（大喫一驚跳了起來）鳳娃！你！

鳳是你！你！我知道，是你幹的事！

般你，你瘋了！（跳過去抓鳳娃）

鳳是你！是你把他的礦毀了！你！你！——

「般抓住鳳娃，想堵住她的嘴。」

般你，你瘋了，你是找死？

鳳（掙扎着喊）是你……是你……我不怕你！我不怕你！……我不怕你了！……

「殷小山大怒，把她推到在地下，怒沖沖地自左下。鳳娃坐在地下痛哭，山下人聲依然未斷。張技士的屍體擡上

來的時候，幕落。

第四幕



前幕後一日的下午，楊誠的屋子裏。

楊受傷很重，頭上手上都綁了繃布，這時在左方牀上睡熟了。老苟一個人輕手輕脚地在臺中央理箱子，一件一件往裏放好，像是將有遠行的樣子。

鳳娃悄悄自右門上。

鳳 還沒有醒？

苟 醒過又睡着了。他的老規矩，受了傷就埋頭大睡。

鳳 喫了午飯沒有？

苟 剛喫過。

鳳 他喫了沒有？

苟 就喝了半碗湯，倒問起了你三遍。找到你爸爸沒有？

鳳 （搖頭）還是沒有。我城裏城外找了一早晨，一點兒影子也沒有。

苟 奇怪，他跑到哪兒去藏起來了？不過你放心，他那麼個塊頭不會喫了人的虧。

鳳 不，不是——老苟，我忽然對我爸爸有點兒不放心。——我不喜歡我爸爸了，他近來有

事老瞞着我！

苟 那是因爲你不肯離開這兒。

鳳 我不喜歡他老跟姓般的那麼鬼鬼祟祟。老苟，我忽然對我爸爸不大放心。

苟 他這個人是真怪，不肯來做工，可是礦坍了他來搶着救人，他昨天受的傷怕也不輕！你看

他跟楊先生兩個人就做比賽似地，手脚不停地挖那個炸了的礦坑，簡直是不顧性命。

鳳 我耽心的不是他身上的傷。

苟 （看了鳳娃一眼）奇怪！這一天你倒像長了十歲，說話變得這麼深奧。



鳳（勉強笑了一笑）誰知道，也許是我瞎疑心。這陣子事情越鬧越多，簡直把我鬧胡塗了。

苟 你這是覺睡少了。鳳娃，你去睡會兒吧，你昨夜看着他一夜沒得睡。瞧你這兩個黑眼圈子。

鳳 不，我不想睡。

〔鳳娃站在右方窗前向外望着不說話，老苟擡頭看看她的背影，搖搖頭低低嘆口氣，又低下頭理箱子。〕

鳳 老苟。

苟 唔？

鳳 我上噶登寺去過了。

苟 （大驚）什麼？你又去找過那個半癡半癲的喇嘛？

鳳 （慚愧）嗯。

苟 你知道楊先生不許你去找他，你知道他不許人打卦。

鳳 我知道，我在廟門口來回走了三趟，過到第四趟不知被什麼一拉似的，我就進去了。

苟 哼，迷信！全是迷信！——他說什麼？

鳳 他說的話糊裏糊塗，我全不懂。

苟 你倒說出來我聽聽，也許我能懂。

鳳 我怎麼記得？我就聽他顛來倒去地好像是說：『早呢，他還有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步沒走完呢。』

苟 七萬七千七……（歪著頭想了一下）哼！（又低下頭去理箱子）

鳳 （似乎這纔注意到）老苟，你在理箱子！

苟 （支吾）嗯，嗯。

鳳 你理箱子幹什麼？快告訴我幹什麼？老苟，快說。

苟 （十分爲難）我歸理歸理。

鳳 不，不，你說你說，幹什麼理箱子？

苟 你瞧，鳳娃——咳，這也不過是個迷信。

鳳 你倒是說呀。

苟 你瞧，我跟了楊先生好多年，走了好些地方，每次遇到事情辦不通我就歸理箱子，總是箱子一理好，事情就逢凶化吉，有了轉機，所以這回——

鳳 (鬆口氣) 哦，不是你們要走？

苟 唉！他要肯走倒好了。

鳳 唔——王工程師來過沒有？

苟 來過了。

鳳 礦是怎麼坍的？查出來沒有？

苟 沒有。

鳳 還沒有查出來？

苟 他只知道是有人點了炸藥，可是查不出是誰點的。

〔鳳娃又慢慢地走開到窗前。〕

鳳 (背向着苟) 老苟。

苟 唔？

鳳 我又聽到了消息。

苟 消息？

鳳 不好的消息。

苟 (大驚) 什麼？

鳳 (轉過身來) 你輕着點兒！

苟 你快說。

鳳 怕的礦上的人又要變卦。

苟 變卦？(又像早已料到似的) 哦——

鳳 有人說礦炸了，怪楊先生不好，說死了人該他償命，我怕他們真會鬧出什麼事來！

苟 什麼？那不是反了？

鳳 輕點兒！小心你把他吵醒了。

苟 吵醒這麼大的事你不告訴他？

鳳 不，不，老苟，不許你告訴他。他現在得靜養。

苟 可是——

鳳 這不過是流言，他們沒有我爸爸，沒有人領頭，做不起事來。答應我，老苟，答應我你不告訴他礦上的事。

苟 可，可是他早晚會知道。你在哪兒聽來的消息？

鳳 我聽二牛娃說的，我到礦上去找我爸爸，半路上碰見二牛娃。我還沒有來得及張嘴問他，他就問我『萬老大呢？』——他說他們都在找他有事。

苟 這回咱們怕是到底失敗了。

〔老苟又低頭理箱子。楊在牀上翻動了一下。鳳娃連忙跑過牀邊去看，楊又睡熟了。鳳娃替他把被蓋好。〕

苟 (低低地) 沒有醒？

〔鳳娃搖搖頭。走到桌子旁邊看桌上的像片，一面和老苟談話。〕

鳳 你說，他這是頭一次喫虧呀？

苟 我怕的是頭一次失敗。要講喫虧，那在他是家常便飯，他不當他回事。『天下那有不喫虧做得成的事！』他常說。

鳳 可是他肩胛上骨頭都打斷了，最後那根柱子倒下來的時候要不是有爸爸——哎喲！

苟 那算什麼？你沒看見他在蒙古那回呢。

鳳 怎麼？你說你說。

苟 那一天，纔叫險呢！

鳳 你說呀。

苟 那一天漆黑的夜裏，他被八個××特務在後面追他，他眼看跑不掉了，就連人帶馬從一個大山頂上直滾下來。

鳳 怎麼樣？怎麼樣？

苟 怎麼樣？我的媽！混身上下沒有一寸大的整皮！

鳳 哎喲

苟 可是你猜他說什麼？他說：『別的官兒們刮地皮，我的皮倒叫地刮了。』

鳳 他不怕死？

苟 誰知道。你拿槍管兒頂在他太陽上，他還要笑嘻嘻地說一句『好涼！』——『老苟，咱們光棍漢，好辦！』他常說。

〔楊在牀上翻動。〕

苟 嘶！他醒了。

鳳 記着，你答應我不告訴他。礦上的事什麼也不許提！

〔楊醒了，他轉頭四面看了看，就想一骨碌坐起來，可是哎喲了一聲，馬上又倒在牀上。〕

鳳 不許動！

楊 唔？

〔他繼續掙扎着想爬起，鳳娃走過去將他按倒。〕

鳳 說不許你動嗎。乖乖地給我躺着。

楊 你，你讓我坐起點兒來，再睡我就快硬了！

〔鳳娃扶他坐起，拿被枕等給他墊好。〕

鳳 喏，好好坐着，不許動。

楊 (無可奈何) 老苟，你訓練訓練她，她能成個不壞的看護。瞧她多厲害，『不許動』——  
沒有人敢跟我這麼說過話。

苟 也是活該！要是別人叫你不動呀——哼！

楊 八看了箱子一眼，懷疑地望着老苟——老苟，你把箱子搬出來幹什麼？

苟 (支吾) 我歸理歸理。

楊 哦！有人來過沒有？

苟 沒有。

楊 王工程師沒來？



苟 他——他還在礦上調查呢。

楊 他們還沒查出礦是怎麼坍的？

苟 沒，沒聽說。

楊 劉縣長呢？

苟 也沒有來。

楊 究竟死了多少人？

苟 還沒弄清楚呢。

楊 你倒是去打聽打聽呀。（苟猶疑）快點兒去呀。

苟 我——

鳳 （作勢止之）你快去呀。

〔苟無可奈何自右門下。〕

楊 前坑我知道是全救出來了，後坑——我後來就倒下了。不知道王工程師究竟弄出來多

少？出了這麼大事，連死了多少人都沒有人告訴我！

鳳 別動！你先別管這些事，你已經盡了你的份。

楊 哈，你懂什麼叫我的份？

鳳 也許我不懂吧，可是我就知道不許你動。

楊 那——（無可奈何）唉，你叫我坐着幹什麼呢？要不，鳳娃，還是你給我唱個歌吧。

鳳 唱唱什麼呢？

楊 就唱「哥哥牧羊」那一支。

鳳 （潤了潤嗓子唱起來）

我哥哥牧羊在山頭，

看見羊兒想起我哥哥……

鳳 （忽然停止）不行，我今天唱不好。

楊 那你就給我講個故事也好。

鳳 講個什麼故事呢？

楊 隨便你——就講昭君和番吧。

鳳 那講過多少遍了。

楊 沒關係，反正你講的一次跟一次不同。

鳳 唔——王昭君——就從出塞講起吧。『且說王昭君坐在八寶沈香輦，慢慢地推出了三關。她挑開車簾子看，哎喲，只見路盡又有路，山外還是山，真不知有多遠的路。她就叫過護車的將軍問：「到番邦還有多少路？」那將軍睡迷瞌眊地睜了睜眼睛說：「早呢，還有七萬七千七百七——」』（陡然嚇呆了似地站住）

楊 怎麼了？

鳳 不行，我記不清了！

楊 （看鳳娃一會）也不是你記不清故事，也不是今天唱不好，鳳娃，是你心裏有了事，你肚子裏有鬼！

鳳 (走開) 沒有的事! 沒有的事!

楊 真的?

鳳 真的。

楊 (看看鳳娃的背影) 鳳娃——

鳳 喏, 該我問問你了。(指牆上一張照片) 快說, 這個姑娘是誰?

楊 (看了鳳娃一眼) 那個呀? 那是上海一位小姐, 那是戰事以前, 現在可不知道她哪兒去了。

鳳 她是你的什麼人呀?

楊 她朋友。

鳳 (另指一張) 這個呢? 這像是個外國人?

楊 嗯, 她在哈爾濱。她是個大老俄, 她有一頭金——黃的頭髮。

鳳 她也是你的朋友?

楊 嗯, 真糟, 她到現在還在打聽我的下落。

鳳 那邊那一張呢？她身上還掛着槍。

楊 嘿，這姑娘可厲害！她是××一個××隊的頭兒，她能兩手打槍，×××聽見就頭疼。

鳳 又是你的朋友？

楊 她救過我的命。

鳳 爲什麼這些全是你的朋友，沒有一個是——是你的太太？

楊 太太？哈哈，鳳娃，你瞧我會有工夫娶太太？

鳳 怎麼？

楊 你瞧我這樣的人會娶老婆？

鳳 怎麼不？

楊 鳳娃，你年紀小呢，你不懂。

鳳 我懂，我也不小，我十六歲啦。

楊 (噢驚) 你！你十六歲啦？

鳳 欸。

楊 真看不出，我以為你十——十三歲。

鳳 說呀，你說呀。

楊 你瞧，鳳娃，你瞧，一個女人有一個女人的說不出的好處，可是又有多少藏不起的壞處。我不能把所有女人的好處集在一個女人身上。所以我大公無私，一律平等，我個個都崇拜。

鳳 (不解) 崇拜？

楊 我都欣賞——呢，我都，我都喜歡。

鳳 哦。

楊 哈，哲學！

【鳳娃拿起桌上那一張。

鳳 那，爲什麼單是這一張放在桌上？

楊 那是我最近的冒險。

鳳 她是誰呀？

楊 她呀？她的來歷可不小，她是——

鳳 我替你說吧：三個月前咱們搭船到重慶，在船上遇見了這位小姐，帶了十幾件行李。人家是到白沙，咱們的楊先生盡顧的替人家搬箱子，胡裏八塗地也就跟着白沙下了船！

楊 （一直在張口結舌地聽着）老苟這壞蛋，真不給我留情面！可是他弄錯了一樣，我不是胡裏八塗地下的船。

鳳 怎麼？

楊 我是故意裝糊塗。

鳳 哼，不害羞！

楊 害羞？那是個虛偽的東西，做給人家看的。一個人關在屋子裏怎麼着也不會臉紅。——哈，又是哲學！我今天怎麼聰明起來了。來，來，把桌上的本子給我，我得記下來。

〔鳳娃又看了照片一眼，拿起本子，把照片放在桌上。她把本子給楊，走向桌子旁邊，又看了照片兩眼，忽然一把

拿起來，乘楊不覺，把照片框子扔在字紙箋裏，楊正聚精會神地往本子上寫。

楊 一個人——關在屋子裏——絕不會——

〔老苟匆匆自右門上，一進門就把門關好，又拴上了拴，倚在門上喘息不定。楊誠和鳳娃都喫了一驚。〕

鳳 什麼事？

楊 老——苟！

鳳 怎麼了，老苟？

苟 來——了。

楊 誰？

〔但是老苟又是跑急了又是害怕，一個字說不出來。〕

鳳 他們？

〔老苟連連點頭。〕

鳳 該死的東西！



楊 誰誰我問你們誰來了？

〔老苟看着鳳娃，不敢說。〕

鳳 有沒有老大？

苟 不像有。

楊 （真急了）什麼事我問你們是什麼事？怎麼，你們都成了啞叭？

鳳 礦上的工人！

楊 工人他們來——找我？

鳳 嗯……

苟 我纔走出城街，還沒過崗，就看見他們來了，漫山遍野，男男女女的一大羣……

楊 還有女的？

苟 嗯，她們哭着喊着說，說——

楊 說什麼？

苟 說找你償命！

〔楊不語，嘈雜的人羣的聲音由遠而近。〕

苟 來了，已經進了城街。楊先生，咱們快走，我背着你。

楊 你是叫我逃走？

苟 （瞪着楊好半天，警出句話來）他們是來要你的命！

楊 以前不是沒人要過！老苟。

苟 可是這不是個人，這是一羣瘋子！他們沒長眼睛！

〔門外人聲越走越近，已經聽得出喊的是什麼。〕

門外 我們要姓楊的償命呀！……伸冤呀！伸冤呀！……（哭聲）還我的丈夫來呀！還我的兒

子來呀！……叫姓楊的償命呀！

〔鳳娃一語不說，掉頭向裏屋跑去，立刻又跑出來，拿着一支步槍。〕

楊 （大驚）鳳娃！你這是做什麼？

鳳 誰敢進這個門，我就開槍！

楊 胡說！放下來。

〔人羣已經到了門外。〕

門外 姓楊的滾出來償命呀！……姓楊的償命呀！……

〔一把夾了碎石子砂土投在窗子上，把窗紙打破，一直飛到楊牀上。〕

鳳 你看！

〔又是兩把土。〕

楊 （堅決地）放下來！

〔鳳娃嘟着嘴放下槍。〕

楊 鳳娃，你敢出去見他們不敢？

鳳 敢。

楊 你出去對他們說：我傷重站不起來，不能出去見他們，我也不能讓他們全進來，我這兒容

不下。你跟他們說要他們派兩個代表見我，有什麼話我跟代表談。

〔鳳娃開了右門出去，人聲慢慢靜了一點，可以聽見鳳娃在和他們談話。〕

楊 老苟，把槍拿進去。

苟 可是，楊先生——

楊 聽見沒有？我叫你拿進去！

〔老苟把槍送進去又出來。〕

楊 把箱子也搬開。

〔老苟把箱子關好拿進去又出來，站在窗戶旁邊偷偷地向外看，門外在推代表，嘈雜聲又高起來，忽然老苟像

看見什麼

楊 什麼，老苟？

苟 （伏在窗上）他？

楊 誰？

苟 不對，不是他。

楊 是誰？這麼見神見鬼的？

苟 我剛看見人堆後頭一個人，我以為是殷小山。

〔鳳娃領了兩個婦人自右上。〕

鳳 這就是他們的代表。

楊 他們兩個？

鳳 這是井娃的老婆。

另一個 我是青哥的媽。

楊 井娃？青哥？

青 都被你坑在礦裏了！

井 (哭哭啼啼) 可憐……井娃……到現在……還沒有挖出來！

楊 爲什麼他們要派「你」們來做代表？

青 因為我丟了我的兒子！

井 井娃到現在……還沒有挖出來！

楊 對不起，我請你們去重派兩個代表吧。我，我不會跟女人講理。鳳娃——

青 不會跟女人講理，你把我們的兒子害了，丈夫殺了，就剩下我們苦女人了，你又不會跟女人說話了！

楊 不是那麼說，青哥的媽，你們女人太，太意氣用事，我怕越說越弄不清楚，你們不另派代表，我就出去見他們吧。

〔楊努力自己站起，走了二步，幾乎跌倒。井娃嫂不由自主地扶了他一把。鳳娃本來把住門口的，連忙跑過來扶他坐在椅子上。〕

鳳 不，你不能走路，你不能出去。

楊 （坐倒喘息着）你，你們說吧。你們要怎麼樣？

青 我要我的兒子！我要我的青哥！

井 我，我——你們修修好，把井娃挖出來吧。

楊 井娃婆，你放心，我一定要把井娃找到。他們大家的意思呢？

青 他們要你償命！

楊 請你們放冷靜點兒，礦是怎麼塌的，現在正在調查，將來查出來是誰的錯，自由誰償命。

青 償命償十條命有什麼用？你叫我們這些孤兒寡婦的怎麼過活，你叫我們怎麼過活！

楊 死傷的家屬總有卹金給你們，會有錢給你們過活。

青 錢！錢！你們做官的就只認識錢！你以為什麼都是錢能買的嗎？我偏不要你的造孽錢！我偏不要你的血腥錢！我要我的兒子！（她再抑制不住，發狂般大哭大鬧癱在了地上）我要我的兒子……我就這麼一個兒子……我就這麼一個兒子呀，一個兒子呀……

井 （勸青癡）青哥的媽！青哥的媽！

青 你當初怎麼來跟我們說的？你怎麼騙我們說，從此以後我們的男人不要下河水凍壞了腳孤拐，你說從此以後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過，你說要在這兒蓋多少多少房子，多少多少工

廠——

楊 我不是騙人，我這都是真話，我是要蓋這些工廠。

青 可是我們的男人死了，你再蓋多少有什麼用？你是個天大的騙子！你是個劊子手！——

楊 青哥的媽！

青 是的，你是個劊子手，你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你你……

鳳 青哥媽，你不要蠻不講理，礦又不是他自己炸的——

青 用不着你說話，你這個不要臉的丫頭，你忘了你爸爸是幹什麼的！

鳳 （大怒）放你的屁！你這個老不死的！你

楊 鳳娃，不許你插嘴。

〔正候持問，右門忽啓，侯德立撞了進來，老苟本站在門旁，被他推在一邊。〕

侯 媽的，你們兩個吵了半天，到是有結果沒有？

楊 你是誰？



侯 老子姓侯，叫侯德立。

楊 你是他們的代表？

侯 沒什麼代表不代表，老子來告訴你一句話。

楊 好極了，我們兩個可以談一下。

侯 沒有什麼可談的……乾脆一句話，你連人帶機器，三天之內給我滾蛋！

楊 什麼？你說什麼？

侯 你聽見我說的話了！三天不滾——（他做了一個手勢）此外沒話可講（向地下青婆

和井娃嫂）走！

〔他還沒拔腿，突然外面人聲又哄亂成一片，接着二聲槍響。

楊 什麼事？老苟，什麼事？

〔老苟從門縫向外張了一下。

苟 不知道，人全向回亂跑，向四面亂跑！

「侯德立跑過去，一把又把老苟推在一邊，他走了出去，看了一看，又伸進頭來向楊咬牙切齒說。

侯  
好，好，你好！你有槍！可是你記着我說的話。

〔侯下，鳳娃在窗戶前面。〕

鳳  
是劉縣長！劉縣長帶了他的衛隊騎着馬來了。

楊  
（拍桌而起）糟糕，這個死牛他怎麼敢開槍！

〔兩個婦人早已嚇得面無人色，爬在楊脚下求救。〕

青井  
專，專員……您救……救命……

楊  
（另倒在椅子上）你們起來，不用怕。

鳳  
是朝天放的槍，沒有打死人，劉縣長來了。

〔劉唯一怒沖沖由右門上，看見兩個婦人，又掉頭向門外說。〕

劉  
這兒還有兩個來，闕走！

〔進來兩個兵，要來拖兩婦人。〕

楊 讓他們自己走！

〔兩個婦人一邊拭眼淚，一邊戰戰兢兢地走到門邊。

劉 快滾快滾！

青 （在門邊，忽然回過身來）鳳娃，找到你爸爸沒有？

鳳 沒有。

青 （嘆息了一聲）唉！

〔青婆井娃嫂下。

鳳 等着，青哥媽，我攙你回去！

〔鳳娃追下。老荷楞了楞，也跟了下去。

劉 （走到楊面前）怎麼辦？

楊 （不理劉）死了多少人？

劉 二十幾個？

楊 二十幾？

劉 大概是二十三個。

楊 傷了多少？

劉 八十多。

楊 唉！

劉 怎麼辦？

楊 什麼怎麼辦？

劉 我問你現在打算採取什麼辦法？

楊 趕緊調查真相，辦理善後，一面想辦法馬上復工。

劉 復工？！你以為他們還會來做工！——

楊 我知道這很困難，但是這是唯一的辦法。假如不是出了這個意外，一切不都是很順利地

進行了嗎？

劉 順利地進行！他們把錢騙夠了。礦坑打起來頭一天就給你炸坍，這叫順利地進行！

楊 劉縣長，沒有根據的話不能亂說，你怎麼知道礦是他們故意炸的？

劉 不是他們炸的難道還是我炸的？楊先生，你是上面派來辦這事的專員，我不能強迫你改變意見。不過我歲數比你大些，在這地而上久些，知道這兒的人多一些，我不妨貢獻你點兒經驗之談：這些人就是不通人情，你跟他說好的他就欺你，你拿槍比着他他就服你，你不看見剛纔的事嗎？要不是我叫放槍，他們還是不散，就那兩個女的你都沒法子闖走。

楊 他們一個死了兒子，一個死了丈夫，我爲什麼還要鬧他們？

劉 兒子！丈夫！我的天！我們現在要辦事，不能這麼婆婆媽媽的！

楊 我婆婆媽媽的？劉縣長，這對我是個莫大的侮辱！（竭力忍住）我不是婆娘氣，我是要服他們的心。

劉 心這些人就沒有心！

楊 對不住，劉縣長，我不敢贊同你的看法。

劉 政府馬上要金沙。這是迫不及待的事，我們不能再耽誤。

楊 (略頓) 依你要怎麼辦？

劉 到省裏去調軍隊。

楊 (嗤笑) 哼，還是那個老法子！

劉 你不接受我的意見？

楊 我反對。

劉 (氣吼吼地瞪了楊一眼，砰地一聲把桌子死力一拍) 好吧，我們各人辦各人的！(怒冲  
冲向門走去，向衛兵說) 滾！

〔劉與兵士自右下，他們上了馬，馬蹄聲漸漸遠去。〕

楊 老苟，老苟！(老苟不在，楊十分懊惱地坐在椅子上，忽然抓起那個記哲學的本子，死力向

門扔去，好像要扔在劉唯一身上似的。待了一會，鳳娃自右上)

鳳 劉縣長跟誰吵了架？氣得吼吼的像條牛！

楊 他本來就是牛嗎。

鳳 (拾起本子放在桌上) 楊先生,我告訴你一個消息。

楊 什麼事?

鳳 剛纔我送井娃嫂她們回家,路上談起,她們告訴我,她們本來只要你肯出錢埋死了的人,再給點錢夠她們過活就算了,可是有人在後面逼着她們非要你答應離開這兒不可。

楊 這後面是誰呢?她們知道不知道?

鳳 她們先不肯說,後來說了。

楊 是誰?

鳳 是殷小山。

楊 殷小山?

鳳 嗯。

楊 他!

鳳 他本來總替他們出主意。

楊 你，你是說——

鳳 我早就猜到——

〔老苟在門外喊。

苟 鳳娃，鳳娃！

〔老苟自右上。

苟 鳳娃，萬老大來了！他在外面等你。

鳳 我爸爸來了？

〔鳳娃喜形於色，自右跑下。

楊 老苟，你趕快給我送張條子給王工程師。

〔楊在桌上匆匆寫好一張條子。

苟 王工程師！（內愧地）他，他已經來過一趟……



〔楊擡頭看了老苟一眼，又低頭寫信，交給苟。〕

楊 你告訴他不必來看我，你告訴他千萬不要離開礦場一步。

苟 噫。

楊 快去信，小心些，千萬不要丟了！

苟 噫。（走了幾步停住）楊先生，我把馬預備好了，就在外面。

楊 馬幹什麼？

苟 我方纔理好個箱子，萬一——

楊 萬一怎麼？

苟 萬一風色不好，咱們還是走吧。

楊 老苟，你幾時看見我事情沒辦成功就打退堂鼓？快滾！

苟 是，是。

〔老苟下，楊又從桌上拿起那個本子。〕

楊 哲學吓！

【鳳娃自右，掩在門邊低着頭弄衣角，嘟着一張嘴。楊擡頭看見。

楊 鳳娃，你站在那兒幹什麼？

鳳 我——

楊 你有什麼事？

鳳 沒有事。

楊 哼！你還騙得了我？你爸爸想見我不是？叫他進來。

【鳳娃開開門叫。

鳳 進來吧，你。

【萬老大走進來，一身又破又髒，一臉亂鬍子，低着頭逡巡不前。

鳳 怕什麼呀，傻爸爸？

楊 萬老大，你來了。我以為昨天後來那根柱子把我們兩個都結果了。

萬 不沒有我，我就是背上打壞了點兒。

楊 我很感激你，萬老大，你雖然始終不肯跟我合作，可是昨天礦坍了之後你出的力比誰都大。

萬 我，不，我——

鳳 說呀，你說呀。

楊 有什麼話你儘管直說，萬老大，我自己是個從腸子到嘴一條線的人。

〔萬還是不肯說。〕

鳳 你說呀，傻爸爸。

萬 (注視楊一眼) 那個礦是我炸的！

楊 (大喫一驚) 什麼？

萬 我點的炸藥！

楊 你？

萬 我真該死，我不知道有這麼厲害，我不知道會坑死那麼多弟兄，我——（萬淚下如雨。）

楊 你見了鬼！

鳳 他比鬼還兇！

楊 誰？

鳳 是殷小山叫他點的。

楊 殷小山又是他？又是——

萬（點頭）現在我已經跟你說明白，監獄我是要坐的，可是你得等我兩天，我把姓殷的賴子扭斷了再來。（轉身要走。）

楊 慢着，萬老大，這是有法律的地方。殷小山的賴子用不到你自己去扭。老苟，老苟——

鳳 他出去了。

楊 對了，我叫他給王工程師送信去了。鳳娃，你去一趟，你給我到縣衙門請劉縣長立刻就來。

〔這時右門忽啓，王一清匆匆奔入。〕

王 楊先生楊先生——

楊 老王！你來了？你沒有看見老苟？

王 沒有，楊先生，我有個極重要的消息。

楊 又是什麼消息？（看見王懷疑地望着葛老大）不要緊，你說吧。

王 劉唯一來過沒有？

楊 來過了，叫我氣跑了。

王 糟糕，那他一定是去省城了。

楊 他去了省城？

王 我纔從他家裏來，說是他帶了十二名衛隊走的，告訴家裏一個月之內回頭。

〔楊沈思不語。〕

王 他是省裏去了！

楊 嗯。

王 你知道他去是幹什麼？

楊 嗯。

王 他是去拉軍隊！

〔楊不語，突然站起來向門走。擱了一下，扶住了桌子。〕

王 你想幹什麼？

楊 我去追他回來。

鳳 不成，不成，你不能。

王 我去。

楊 沒有第二個人攔得住他。

王 他已經走遠了。

楊 那怕追到省裏也得追他回來。老王，你趕快回礦去。趕快，看我的信，其餘的問鳳娃。

〔楊向門走去，鳳娃拖住他。〕

鳳 不成，不成，你不能去！

楊 放開我，鳳娃！

鳳 不！不！我不叫你去！

楊 閃開！

〔楊用力將鳳娃推開，自右門下。〕

鳳 快去，爸爸，你快跟去！

〔一句話提醒了萬老大，拔腳就走。〕

鳳 等等！

〔萬老大停住，鳳娃捧起牀上被和毯子塞在萬手裏。〕

鳳 快！

〔萬跑下。鳳娃倚在門口看着他們。馬蹄聲由近而遠，鳳娃慢慢兩腿軟了下來。跪倒，伏在門邊上嗚嗚地哭了起

來。一會，又站起来走到桌前跪在地上，從字紙簍中拾起那張照片，放在桌上之後，又哇地一聲伏在桌上哭起來。

王  
(莫名其妙) 這——是怎麼回事?

【幕落。



第五幕



一個可容上千頭牛的大廠屋，夏季牛羣走到離縣城較遠的地方去放牧，廠裏沒有一條牛。廠分內外兩間，臺上是外間，正中是通內間的兩扇重大的板門，這門全打開時，可容五六條牛並肩出入。左方是通外面的大門，也是雙扇。右上方有一個堆草料的三尺多高的土臺子，上面燒着一大堆牛糞，這是此地主要的燃料。近左門處一個柱子上懸着一盞巨大的點酥油的燈，隨處堆着草，畚箕，破筐子，並插着些短樁。

開幕時，鳳娃一個人抱着頭坐在右方的土臺上。從中間那個門縫中傳出裏面一大羣人的喧叫笑鬧的聲音。鳳娃擡頭看了那兩扇門一會，跳下臺子，走到左門前，推開那雙扇門。一派皎潔的月光射了進來，浴着鳳娃的全身。遠遠有豺狼的呼號。

待了一會，來了兩個人，鳳娃定向一邊讓開，他們從鳳娃的身邊走過，向中門走去，走到半路忽然同時停了下來，同時鄙夷地看了鳳娃一眼，向地下唾了一口，推開中門走了進去。中門之內黑壓壓擠了一大堆人，地下大概是一邊

燒着一大堆牛糞，火光熊熊，人們有的坐在中間柴堆上，有的站在地上，在嘖嘖喳喳，說笑吵鬧。人頭和火光射在牆上的無數影子一起亂晃，看不清有多少人，二人進去之後門又關起。

忽然裏面起了一陣惡意的嘩笑。鳳娃滿面通紅，盛怒的向門衝去，走到半路，脚自己慢了下來，低了頭向右方驀子走去，這時候侯德立同糟鼻子勾肩搭背從左門上，兩人喝得醉迷盪地，走到屋子中央站住，跟鳳娃指手畫脚地開玩笑。

侯  
鳳娃，你的爸爸呢？

鼻  
鳳娃，你的專員呢？你的又紅又白的小專員兒呢？

鼻  
慢着，慢着，侯德立，我問你：你知道姓楊的哪兒去了？

侯  
他瞧瞧事情辦不通，神不知鬼不覺地夾起尾巴跑咧。

鼻  
不，不，不對。他告訴我來着：他回家問問他屋裏的許不許他再娶個小老婆。

侯（明白過來）呵，呵……

鼻（得意）嘻嘻……

侯 咱們可太糊塗，怎麼就叫他溜了！

鼻 便宜了這王八羔子！——還有，還有。侯德立，你知道萬老大哪去了？你知道她爸爸哪兒去了？

侯 他呀？八成是被姓楊的頭到那天打的那頓打的舒服，一路跟着挨打去了。

鼻 唔，不對，不對。是萬老大不放心他女婿一個人出門兒，老丈人親自照應去了。嘻嘻……

：

〔兩人狂笑，鳳娃怒不可抑，回頭猛的朝鼻子臉上唾了一口。鼻子大怒，要上去打她，被侯德立攔住。〕

鼻（一邊拭一邊罵）他媽的，這死不要臉的丫頭！

侯 算了，算了，咱們有正經事，先別跟這丫頭逗。

鼻 這小雜種！這……我非得……

「候且推且拉，把鼻子塞進門。門又閉。鳳娃又羞又氣，跪在土臺子前面，伏在臺上納倒頭嗚嗚地哭起來。」

「左門慢慢又開了，老苟垂頭喪氣地進來。看見鳳娃，他頓了一頓，走過去拍着她的背勸她不要哭。他慢慢扶起

鳳娃來，兩人並坐在土臺上，鳳娃抽噎着擦眼睛。兩人好半天沒講話，只聽見裏面笑談之聲。

苟 外面月亮好得很。

鳳 唔。

「兩人又好半天沒講話。」

苟 （頭向門歪了一下）人都到啦？

鳳 嗯，差不多全來了。

苟 那個姓般的小子呢？

鳳 還沒有到。他們大概就等他了。

「老苟長嘆了一聲，又沒話說。」

鳳 還是沒有消息？

苟（搖頭）沒有——哪會有？

鳳（大驚）你是說楊先生今天到不了？

苟 咱們別做那個好夢了。

鳳 可是，老苟，你一直告訴我，說他今天準會到。

苟 那，那是我騙你的。

鳳 可是你說他常常這麼着，你說他常常什麼飛將軍從天而降。

苟 可是這回不同。我也不知道怎麼個算法，可是我聽王工程師說，就算他到省裏一點兒不耽擱，馬上辦事馬上走，怕也是趕不及。

鳳 他的馬快。

苟 馬跑得再快也不行。這陣子連着下了幾天雨，路上不知成了什麼樣兒。

〔鳳娃無語，待了一會。〕

鳳 那姓殷的告訴他們，今天是限期，如果他不來，就是溜了。

苟 他放屁！那是他騙人。唉！這羣人全叫鬼迷了心——鳳娃，你爲什麼不把真情告訴他們？  
你爲什麼不告訴他們礦是你爸爸炸的？

鳳 他們不信我。

苟 不信你？

鳳 我纔張嘴他們就笑我；他們說我撒謊，說我造爸爸的謠。他們罵我不要臉，說我……

（抽噎起來）他們罵我打我好了，幹嗎笑我，笑我呀！

苟 （勸鳳娃）別哭。鳳娃，別哭。你忘了，楊先生頂怕你哭。

〔鳳娃努力忍住眼淚。〕

鳳 王先生呢？王工程師呢？

苟 還在楊先生家裏，好像個關在籠子裏的老虎似的在屋裏來來回回不停地走。

鳳 他還在等楊先生？

苟 不是。他是沒了主意，不知道做什麼好。他不想叫這些人開會，可又沒有法子。他要到這兒



來，被我硬給攔住了。

鳳 你幹嗎不讓他來呀？他來了也許有點兒用。

苟 他呀，他那張嘴比我強不了多少，也不是個會說話的人。——不，我看他今兒晚上還是不來的好。

鳳 怎麼？

苟 我怕今天晚上要出什麼事。

鳳 你是說王先生來了，他們會跟他動手？

苟 誰知道？現在楊先生不在，劉唯一不在，你爸爸也不在，就剩下姓殷的他一個人，他現在是拉下臉來幹了。我怕他今天晚上要大幹一下。這些人像一羣牲口似的，由他往那兒闖。

鳳 （來回亂轉）要是我們能做點兒什麼也好，我們就只能這麼等着等着！

〔中門又啓，侯德立推着一個人出來。〕

侯 去吧，老會，你就去吧，大家都推你。

老會 可是你們叫我哪兒去找他？他向來是來無蹤去無影的。

侯 總出不了那幾個地方，你是個出名的地溜鬼，還怕找不到他？

會 可是——

〔侯不理他，把中門關起，會嘟嘟囔囔着向左門走去。左門又啓，二牛娃和李麻子上。〕

李 哪兒去，老會？

會 你瞧，他們叫我去找殷科長，這時候叫我哪兒去找？

牛 他還沒來？

會 鬼知道他藏在哪個窩兒裏。

李 人到齊了沒有？

會 差不多全來了，都在裏面屋子裏。

〔會自左下，李麻子和二牛娃走到臺中站住。〕

牛 (同情地) 鳳娃，你們還是沒有消息？

鳳 沒有。

李 (搖頭) 那真糟。今晚怕的要鬧得天翻地覆！

苟 怎麼？

〔他們顯然地是不理老苟。〕

鳳 你說，你說。

李 我不知道要出什麼事，可是我知道今天晚上會出亂子。這兩天那個姓殷的一臉烏氣，像

是一天黑雲，就要打大雷。

牛 萬老大要能照你說的今天回來就好，可是這時候還不見影子！

鳳 你們知道下了雨路上不好走。

牛 那真沒有法想了。

鳳 二牛娃，你還信不及我？

牛 我，我，鳳娃，我們相信萬老大，但是我們不能相信那個姓楊的，做官的沒有好東西，都是那

麼回子事。

鳳 不管你信不信，今兒晚上你總得幫我們個忙。

牛 叫我怎麼幫呢？

鳳 你跟大家講講，別盡讓姓殷的一個人胡說。只要混過今晚沒事，明天又多一天希望。

牛 鳳娃，你知道我的嘴巴比牛嘴巴還笨。要打架我的拳頭不讓別人，用嘴巴評理那沒有我的份。

鳳 李大哥，你幫忙。

李 沒希望，鳳娃，不是我不幫忙，可是姓殷的那個舌頭——你知道，就像根皮鞭子，他要這些人往東他們不會往西！

鳳 姓殷的！姓殷的！總是這個姓殷的！他是個鬼？

牛 他比鬼還厲害。

鳳 要是他們都像你這麼知道他就好了。

牛 我早就瞧他是笑裏藏刀。（這時侯德立輕輕走了出來，衆人皆未覺）自從巴老爹不見了那天起，我就起了疑心。

鳳 什麼？你是說巴爹被他害了？

牛 我不敢說，反正巴爹喫了誰的毒手，我心裏有個數。就算巴爹嘴頭上得罪人，總不該送命。

只要我有了證據，我不給巴爹報仇，叫這王八羔子償命，我不再站在這塊天底下。

侯 你是說誰？（其勢洶洶）

牛 （回頭見侯，本非說他，但絕不服口）姓侯的，我又沒有指出名字說是你。

侯 明人不說暗話，有什麼不痛快說出來，別悶在肚裏爛壞狗腸子。

牛 你別張嘴罵人！

侯 你說誰快說！

牛 你要扯上就扯上，就算是說你。

李 二牛娃！

候媽的，你血口噴人！

「候與二牛娃揪了起來，李麻子上去勸架。」

李 這是怎麼了？二牛娃，別動手，候德立——

「鼻子正走出來，一眼看見，以爲李麻子幫二牛娃打候德立，就衝過去一把拖住李麻子。」

鼻 好嗎，兩個打一個！

「於是兩對打了起來，到後來四個人揪在一起亂打。」

鳳 （跳到土臺上）對對！對對！二牛娃，打他這混帳王八羔子！

「她拾起牛糞想朝候德立扔去，但四個人揪在一起，分不出誰是誰來，她只好作罷，只是吶喊助威。屋裏的人全擠到門口來看，有叫『別打了，別打了』的，也有叫『打得好，打得好』的，還有出主意的，鬧的天翻地覆，誰也沒看見。」

「殷小山從左門進來，他站在門邊，看着這羣人，臉上掛出鄙夷不屑的冷笑。這時的殷小山與以前那個縮肩促頸的殷小山可大不相同。他穿了馬靴，着了短皮衣，雖然個子還是那麼矮，卻挺着腰板，大有不可一世之概。」

殷 （一聲大喝）不許打架！

〔衆人回頭看見是殷，馬上靜下來，畏畏縮縮地向屋裏退。打架的四個也住了手。〕

殷 進去，開會進去！

〔衆人全都進了屋，只餘下鳳娃和老苟在外面，殷在中門前停住，看着鳳娃，鳳娃看他一眼，向地下唾了一口。殷冷笑兩聲，掉頭走了進去。門隨即閉上，鳳娃和老苟呆坐無言。〕

鳳 (慢慢地) 完了——什麼都完了！

苟 (長嘆) 唉——

鳳 他說什麼是什麼，瞧他們怕的他那個樣子。

苟 唔——唔——

鳳 怎麼辦呢？老苟，我們怎麼辦呢？

〔老苟瞥了半天，突然放聲大哭起來。〕

苟 我老苟好苦的命呵！(抱頭大哭)

鳳 老苟！老苟……

〔殷在裏屋大聲演說，夾以衆人叫好歡和之聲，一個字聽不清。稍頃，門啓，二牛娃憤憤然走出中門，門開着，殷小山已經高高地站在大柴堆上，衆人黑壓壓圍着他聽他說。熊熊的火光從下面射在他臉上，顯得十分兇惡。一個嶄嶄可怖的影子射在牆上。〕

殷 ……現在你們總該明白了！誰是爲你們的，誰是害你們的；誰是爲你們打算的，誰是要你們的命的。現在你們心裏總有個數——

衆 好，好，說得好！

〔二牛娃憤然地把門關上。〕

牛 我不信他是人養下來的！

鳳 二牛娃，他在說什麼？

牛 說什麼？他在叫這羣人發瘋，他把這羣混蛋說得當他比親老子還大些！

〔老苟還在啜泣。〕

牛 媽的膿包，你哭什麼！



〔老荷被二牛娃一罵，反嚇得不敢哭了。〕

牛媽的，老子看夠了！老子明天打包袱過大雪山，不在這條河上淘這倒楣金子！

〔中門又啓，李麻子走出來找二牛娃，看見他坐在樁子上生氣，就過去勸他。門大敞着，殷越說越得意。〕

殷……他這個罪份，我說，就是碎屍萬段也不夠抵，我說他是個老奸巨猾的小人，他自從腳踏進這縣份那個時辰起，就打定了主意——要你們的命！

衆對對好狗日的！好他個王八羔子！

〔衆情洶湧，殷伸手叫他們靜下來。〕

殷巴老爹哪兒去了？我問你們，巴老爹哪兒去了？

〔衆人靜了一會，有個人喊。〕

有人叫姓楊的害了！

〔衆又大嘩。〕

殷一點兒也不錯，叫姓楊的害了！巴老爹幫他的忙，把你們騙了去給他炸山洞安鐵軌，他反

而把巴爹害了，爲什麼？我問你們，爲什麼？

〔衆疑問之聲。〕

殷 我告訴你們吧！因爲巴老爹知道了他的祕密。（略頓）因爲巴老爹知道他跟王一清串通賺錢，他們偷工減料，他們不顧我們工人的死活！

〔二牛娃漸漸被這個冤鬼所蠱惑了，站起來湊進門邊。〕

鳳 二牛娃！二牛娃！

〔但是二牛娃不理他，已經走進門去了。〕

殷 對了，他們（一字一字）偷工減料，所以那個礦纔打好就坍了！所以纔坑死我們的弟兄！埋死我們二十多個弟兄！

〔衆大嘩，殷勝利地望着他們。〕

殷 我們二十多個頂好的弟兄！

〔衆情忿激。〕

殷 他的錢賺足了，他把我們的人殺了，現在他一溜煙走了！是的，他趁我們還沒鬧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他就溜之大吉。我說姓楊的好聰明，我說他好厲害！

〔衆人如沸水一般亂咒亂罵，他等了一會又說。〕

殷 有人說他不會溜，有人說他還會回來，也許吧，可是這回來跟他頭一次來可就不同了，這回他就不再戴着那個假冒爲善的鬼臉兒，這回他要帶軍隊來，他要帶軍隊來殺我們，帶兵來把我們一網打盡！

〔衆人大嘩，殷得意地望着他們。〕

殷 有人說萬老大跟着他去了。跟着，你們信不信？我問你們，有誰信萬老大是那麼個人跟着，吓！萬老大是被他騙到省裏去做證據，好叫省裏相信他，好給他軍隊，萬老大跟去了，吓！

〔李麻子實在看不過。〕

李 不是的，諸位弟兄，不是的。

〔衆人出其不意，陡然靜了下來，看看李麻子跳上柴堆，站在殷小山旁邊。〕

李 萬老大不是被捉去了。弟兄們，咱們沒憑據的話不能信。姓楊的是好是壞，我不知道，可是萬老大是自己跟到省裏去的。

殷 跟去的那他今天爲什麼還不回來？

李 我，我不知道，也許是路上不好走，這兒有他的女兒鳳娃做見證。

殷 鳳娃？你是說那個有了小白臉就不要爸爸的丫頭？（衆哄笑）弟兄們，你們能聽這個不要臉的爛污貨的話跟到省裏去的？別笑掉我的牙齒了。幹嗎不說楊專員瞧他老丈人整天喫生羊肉，不講衛生，請他到省城喫西餐去了？

〔衆人大笑，李麻子被推下臺去了。鳳娃怒不可抑，拾起一塊牛糞，用力向殷擲去。不偏不斜，正打在殷臉上。殷屹立不動。衆人要笑，看殷的氣色又突然止住。殷不動聲色，把臉上拭乾淨，兩眼射毒般盯住鳳娃。〕

殷 （咬牙切齒）咱們倆的賬慢慢地算！

〔有人把門關起，只餘下鳳娃和老苟在外面。〕

鳳 我，我非宰了他不可！

〔鳳娃衝到中門前，老苟拉她不住。忽然有人急不可耐地推左門，這是殷小山進來時候順手拴起的，鳳娃停住。〕

鳳 (問老苟) 這是誰?

苟 是——?

鳳 不會是楊先生?

〔老苟正要走去開門，被鳳娃三腳兩步先搶去開了，一看，她不免有點失望。〕

鳳 王先生。

〔王工程師自左上，很憔悴的樣子。〕

苟 王先生，你怎麼來了?

王 我，我實在悶不住了。(略側耳一聽) 在裏面?

鳳 全在裏面，像一羣瘋狗。

苟 王先生，這個地方你呆不得，我看你還是回去吧。

王 我不能。我想來了多少總可以做點事情。

苟 他們會跟你動手，他們會殺了你！

王 那就讓他們吧，我們總不能坐着一動不動。

〔王向內門走去，苟和鳳拚命拉住他不放。正爲難間，突然左門外有人急步跑來，三個人全癡了。〕

〔門啓，老曾氣急敗壞地跑了進來。〕

會 我找到他了！我找到他了！

王鳳 誰？誰？

苟 你說誰？

會 死了，叫人害死了！

鳳 (抓住會) 誰，你說誰？

會 巴老爹！

鳳 (鬆口氣) 巴老爹？

王 巴爹？

會 他們叫我去找姓殷的，我找了好幾處沒找着，就往回跑，走到黃松林那邊，我想反正天上有月亮，我就抄小路打林子裏走吧。我儘顧着跑，一下被個東西絆了一交，軟軟的圓圓的，我說是什麼呢，爬過去一看——

苟 (掩面) 哎喲!

會 是巴老爹。

鳳 巴爹!

王 他死了?

會 已經叫狗啃的不成樣子。

苟 別說了，你別說了!

會 二牛娃呢? 我得給他這個。

王 那是什麼?

會 (拿出一把匕首) 在巴爹後頸上插着的。

鳳 什麼他們刺死他！

王 (拿刀在手) 這把刀，這把刀——

會 怎麼？你認得牠？

王 我似乎見過，我一定見過——是他！不錯，我認得，是他！

【王向中門衝去，中門忽大啓，殿聲調更高地說，

殷 ……所以我說，這機器在這兒一天，他們一天不得死心，我們一天睡不了安穩，我們對付了一個劉唯一，他們還有一個劉唯一，我們弄走一個楊誠，他們會再派來一個楊誠。所以我說，這些機器，這些洋龍，這些鐵軌，這些炸藥，全是禍根！我們得毀了牠，我們得炸了牠！我們得斬草除根！

衆 (如沸水) 對呀！對呀！毀，毀他娘的呀！

殷 先下手的爲強，我們馬上就動手。你們說怎麼樣？

衆 走！走！……馬上就走！……現在就走，走呀，走……



殷 是漢子的跟着我走。

〔衆蜂擁出門，殷跳下柴堆一馬當先，王先被殷的話嚇呆了，這時反倒急醒了。〕

王 不成，不成，這幹不得！

殷 你對了，還有他，他也是個禍根！他也是陷害我們的人！

〔王跳在土臺子上，想勸住衆人。〕

王 諸位，諸位，千萬不要胡來。這些機器是中央花大錢買來的，這些機器毀了再買不來，諸位，

諸位，你們幹不得！你們要是毀了機器，中央一定不答應你們，中央一定要派軍隊下來查！

殷 哈哈，你們聽見沒有？軍隊！你們聽他自己說沒有要派軍隊來查辦。

衆 綁上他！綁上他！

〔衆一擁而上，王想抵抗，但寡不敵衆，一下子就被綁了。老苟嚇得逃到門邊去了。〕

王 殷小山！你這個兩頭蛇！你！

殷 堵上他的嘴！

「有人把王嘴堵了。」

殷 王工程師，從前有個人叫過我這個名字，現在他後悔已經來不及了！

衆 走哇！走哇！……炸機器去哇！……走哇！……毀他娘的呀！毀了他媽的水龍呀！……走哇！……

……毀呀！……

「殷領着頭，衆人綁着王工程師跟着，亂喊亂叫，真是翻江倒海，天顛地覆，宛如一羣惡鬼出世，可是——」

「剛走到左門邊，殷忽然停住了，衆人也跟着停住，慢慢地也是陡然地靜了下來，門外「的篤的篤」清脆的馬蹄聲很快地由遠而近。衆人如癡地僵立着的篤，的篤……到了門口。」

「馬蹄聲息，門大開，月光直射而入。殷觸電似地退了一下，跳進兩個人來，爲首的是楊誠，跟着是萬老大，雙方彼此相對無語，全場默然。」

有人（低低地）他回來了！

有人（低低地）萬老大！

鳳（突然）爸爸！哇地一聲她撲在萬老大身上大哭起來！

萬 (勸她) 鳳娃, 鳳娃……

楊 殷先生, 敢情你也在這兒?

殷 (聲色俱厲) 我問你, 帶了多少軍隊?

楊 軍隊?

侯 你帶了多少兵?

萬 一個兵也沒有, 就是我跟楊專員, 我們騎馬跑了三天三夜。

侯 沒有兵?

衆 沒有兵?

萬 你們自己去看。

〔侯出去看了一下, 低着頭回來。〕

侯 一個也沒有。

〔這時, 王已被釋, 他過去和楊不停地握手, 王把刀子遞給楊, 低低和他說了兩句。〕

楊 老苟，萬老大，你們把着這門。

〔楊走上右方土臺。〕

楊 (沈着地) 諸位，我回來了，我一個人回來了。

〔衆人羞愧地低頭。〕

楊 有人告訴你們我是溜了，有人告訴你們我不再回來，現在你們知道那是騙你們的。有人告訴你們我帶了軍隊來對付你們，現在你們知道那也是騙你們的。萬老大跟我去，還是萬老大跟我回來。是的，劉唯一是去省裏去請兵的，但是被我攔住了。我們一直追到省城纔追到他。但是，我到底是攔住了他。

侯 劉唯一呢？

楊 劉唯一堅持非派兵不可，我請省主席把他扣下了。

〔衆人切切低語。〕

楊 新縣長不久就到，我和王工程師擬的工廠計劃已經送呈中央去核准，會由新縣長帶來。

殷 聽你的鬼話！  
殷轉身要走，被萬老大擋住去路。

楊 殷先生，不要走，我還有句話報告。諸位，我到省城去不但擋住了劉唯一的兵，我還打聽來  
一樁消息。

衆 （低語）消息消息？什麼消息？

楊 從省城裏我聽得一個危險的消息，從省裏偵緝部隊我纔知道，在咱們這兒，就在咱們地  
面上，有了做破壞工作的——奸細！

衆 （不安地）奸細？什麼奸細……

【衆驚疑不定，楊伸手止住他們。

楊 你們知道巴老爹那去了？就是被這個奸細殺了。

衆 哎喲！

楊 我已經拿到殺人的兇器。

牛 拿出來！拿出來！

楊 二牛娃，你稍等一下。你們知道礦是怎麼炸的？你們知道不知道？是有人把礦口存的炸藥點了！萬老大，告訴他們是誰點的。

〔萬在衆人驚異中上了土臺。〕

萬 衆位弟兄，我罪該萬死，炸藥是我點的！

衆 (驚呆) 萬老大……

萬 我當時叫鬼迷了心，不知道這一點會害了多少弟兄的性命。你們相信我，我上了人的當，我誤信了人的話……

楊 萬老大點炸藥是人叫他點的，是誰？(略頓) 就是這個奸細。

衆 (先是沈默，接着如雷般暴發) 誰是奸細？誰是奸細？打死他！我們打死他！打死他！說出來，說出來！

楊 奸細就是——

〔殷早想逃走，無奈老荀死堵住門。衆人看楊眼睛注視着殷，不由一齊轉身。〕

楊 (指着殷) —— 他!

〔殷無法逃脫，突然拔出一支槍來，比着老苟。〕

殷 滾開!

〔老苟嚇成一堆，讓開了，殷拉開門。〕

鳳 不要放他走!

〔殷忽然轉身站住，舉槍向楊瞄準。〕

衆 哎喲! (衆驚退。)

鳳 哎喲!

〔鳳娃一下撲到楊前面，用自己身體遮住楊。殷槍已發，砰然一聲，鳳娃中彈倒下。殷逃走。〕

萬 鳳娃!

〔楊拔槍向跳走的殷瞄準，萬一把奪去。〕

萬 這是我的事!

〔萬跳下臺子追殷。楊把刀扔在地下。〕

楊 這是殷小山的刀，插在巴爹的後頸上的！

〔二牛娃跳出來，拾起刀看了一眼，一聲不響追了出去。楊和王和老苟俯身看鳳娃。這時衆人分作兩批，一批圍過來看鳳娃，一批走到左門門口。門外槍聲砰砰亂響了一陣，最後又砰然一聲，便靜了下來。場上衆人呆了般地聽着不響。鳳娃慢慢睜開眼睛，臉上露出一個天真的微笑。〕

鳳 你回來了，你贏了。

〔少頃，二牛娃扶着萬老大進來。萬一身鮮血扶着二牛娃搖搖欲跌。〕

萬 我給弟兄們報了仇！

〔萬推開二牛娃，向土臺踉蹌而去。〕

牛 老大老大拉住他！

〔李麻子去扶萬，被他輕輕推開。〕

萬 鳳娃，慢點走，等——等着你老子，我也來了！（他倒在鳳娃脚下，死了。）



鳳  
（撫葛屍）唉，你，你這個——傻爸爸！

〔衆人垂頭無語，有低低啜泣的。〕

〔一陣疼痛，鳳娃起了個瘡。〕

楊  
鳳娃！鳳娃！

〔她很費力地掏出一張什麼交給楊，又一陣疼痛克服了她，死了。〕

〔楊慢慢地站了起來打開那張紙，一看馬上背轉身，無限悲楚地垂了頭。〕

王  
（低低地）是張什麼？

苟  
是我給鳳娃畫的像。

〔王待了一會，走上臺輕輕地拍楊肩。〕

王  
你聽她說嗎？你回來了，你贏了！

〔楊擒住王的手，慢慢轉過身，昂起頭來。有人把門大開了，這時月光平西，直射入室，通室浴一片清白皎潔的光。〕

輝幕落。

（全劇完）

